

西風

刊月半
期六十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中西人生哲學……林語堂
伯納情書……黃嘉德
整軍經武的蘇聯……孔斯文
同溫層飛行……史林
斥唯武器論者……陳師超
墮胎黑幕……許以牧
海底間諜秘史……金安人
世界新聞採訪記……羅一山
報紙大王……黃嘉德
經驗之談……黃嘉音
英譯浮生六記……林語堂
不安於室的父親……信箱

西風 第十七期

心理·教育特輯預告：

- | | |
|------------|-----|
| 現代文明與精神病 | 金安人 |
| 神經官能病的象徵 | 史林 |
| 認識自己的個性 | 顧大明 |
| 不誠實的小孩 | 丁光訓 |
| 告失戀者（經驗之談） | 黃嘉音 |
| 天才瘋子傳 | 胡悲 |
| 世界怪人列傳 | 藍萍心 |
| 女瘋人院慘景 | 洪鶴 |
| 戀愛狂 | 孔斯文 |
| 女教授的偷竊狂 | 曾維明 |
| 返老還童的老婦 | 夢谷 |
| 交友秘訣（西書精華） | 黃嘉音 |
| 徬徨歧途（西風信箱） | 陳麗連 |

宇宙風社
西風社遷移啟事
人間書屋

敬啟者，本社現已遷至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照常出版。此後凡關於本社之信件，概請改寄新址，以免延擱。至於關於本社之一切事務，亦請逕向本社新址接洽是盼。

宇宙風社
西風社 謹啟
人間書屋

西風第十六期目錄

專 篇	軍 備 · 戰 爭	學 科	心 理 · 教 育	傳 記	
中西人生哲學……………林語堂 悠閒的藝術……………(三二二)	整軍經武的蘇聯……………孔斯文 俄國軍備現狀……………(三二八)	斥唯武器主義者……………陳師超 暴力是靠不住的……………(三三三)	海底間諜秘史……………金安人 聳動聽聞的故事……………(三三八)	同溫層飛行……………史林 航空的新境界……………(三四二)	偉大的徽號……………洪鵠 寡仇鮮恨的人物……………(三四六)
經驗之談……………黃嘉音 美滿姻緣十載……………(三四八)	報紙大王……………黃嘉德 神通廣大的赫斯特……………(二五三)	長 篇 連 載	評 書	社 會 · 暴 露	
珠儒世界……………三思 短小精幹的人種……………(三五八)	小傑作……………胡悲 古今中外的雕虫神技……………(二六二)	蕭伯納情書……………黃嘉德 兩個天才藝人的談愛……………(二七五)	世界新聞採訪記……………羅一山 新聞記者必讀書……………(二七一)	墮胎黑幕……………許以牧 黑暗社會的悲劇……………(二六三)	
不安於室的父親……………林宜珍 挽救不幸的家庭……………(二八七)	浮生六記(漢英對譯) 沈復著 林語堂譯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二八二)	海底探珠……………勃仁 潛水女郎的職業……………(二六八)	信箱	獵 奇 珍 聞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我以為文化僅是空暇的產品，所以文化的藝術僅是悠閒的藝術。

中西人生哲學

林語堂著
府炳麟譯

——原文“*The Importance of Loafing*”載一九三七年

七月號美國“*Harper's*”雜誌——

美國人是偉大的勞碌者，而中國人却以悠閒出名。我不知現于今日。

道東西文化在將來會不會構連；但事實上因為物質文明的進步，交通的便利，東方和西方是在逐漸接近的。在中國，我們並不反對機械文明，所以問題是怎樣去溶合這二大文化——中國古代的人生哲學和現代的物質文明——使之成爲一種人生實學。東方人生哲學有否侵入西方的可能，無人敢下預言。

目前美國是機械文明的先驅者，大家以為在機械控制之下的未來世界，定將傾向於美國的生活型態。我却懷疑這理論，因為誰也不知道未來的美國人將是什麼方式的人。總之，生活型態是在變化之中。我以為這並非是不可能的，布洛克（Van Dyke Brooks）近著中所描寫的『新英格蘭文化時代』會重

現于今日。

我以為文化僅是空暇的產品，所以文化的藝術僅是悠閒的藝術。從中國人的觀念看來，最悠閒的人便是受教化最高的人。勞碌和聰明在哲學的觀點上似乎是背道而馳的，聰明的人決不願勞碌，而勞碌者也決不能成爲聰明的人。所以最善於優遊歲月的人便是大智者。我並不想把中國人悠閒的實例盡行舉出，我且說一說這養成一般中國學者及人民的樂天和喜閒散的觀念的哲學背景。

中國的悠閒哲理，正像十八世紀某佚名作者所說的一樣：時間之所以有用乃在時間之不被利用。『一天之中的空暇像房間裏的一塊空的位置。』做工的女人因為她的小屋都已堆

滿了東西而感到不舒服。如果她的工錢略為增加，她便要搬去住一間較寬暢的房屋，在那裏除了安放床桌、火油爐子之外，還可留下一些步旋的地位。這空隙使她感到房間之舒適；同樣，有了閒暇，我們才能感到生活之不乏味。我知道紐約公園街有一富婦，她把住宅四周的地皮買下許多，免得有摩天大樓建在她宅旁。她因為要多一些完全廢棄不用的空地，不惜化用大量的金錢。我以為她化錢的方法，沒有比此更聰明的了。

中國人之愛悠閒，根原很多。這是中國人的固有特質，經過了禮俗的陶冶和哲學的認可。這特質因深愛生活而發生，受了歷代浪漫文學的薰陶，復有道家為之宣揚。中國人能接受道教觀念，可說是他們血液中有着道教哲學的因子。

這兒我們先得認清一點：這悠閒的生活並不是我們通常想像中的有產階級的享受；這却是窮人或失意文士的享受，他們也許是真愛澹泊的歲月，也許是不得不澹泊以生。當我讀中國文學上那些歌頌隱逸生活的名著時，我禁不住要想他們一定在悠閒生活中獲有精神上的滿足的安慰。

盛名多累，隱逸多適，這種話對於應試失敗的學者很有安慰性。中國的青年普羅作家們詆責蘇東坡陶淵明等是有閒的資產階級文人，那是一個大錯。蘇陶詩中不過是些清風明月，雞犬桑麻，難道這些東西便也只有資產階級能佔有嗎！這輩古代詩人倒並不是空喊回農村去，而是實行農民共同生活的。

從這一點，我以為這悠閒生活是平民化的。正像伍滋華斯或考萊列治用了雙足漫遊歐洲，他們心胸中存着偉大的美的觀念，雖然衣袋裏沒有錢。總之，享受悠閒一定比享受奢侈可以少化錢。一個悠閒生活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寬闊的胸襟，在悠閒的情緒中，去消磨一個悠閒的下午。

中國的浪漫文人都有愛好漂泊四海的天性，雖然生活坎坷，但情感豐富。他們是真的深愛生活，所以甘願謝官棄爵，不欲心為形役。在美國，悠閒只是富貴階級的專利品；但在中國，這是出自一種高尚的意志，從人生如戲劇的感想而來。他們是人生的客觀者。還有，他們看人格比事實來得重，看心靈財富更為可貴，他們成為中國文學上最高尚的人物。

像陶淵明，蘇東坡，袁中郎，袁牧都做過短期的官職，並且辦

事優長，但都爲了厭惡常常要磕頭迎送上司而丟官回去度優閒的日子。

· 悠閒的生活需要一個恬靜的內心，樂天的觀念和欣賞大自然的胸懷。詩人文士都有表現這種性情的別號，如『江湖散客』、『東坡居士』等等。

不，悠閒生活決不需要錢。有錢階級不會真的領略到悠閒生活之樂趣。他必須有豐富的心靈，愛好簡樸的生活，厭惡生產的事。如果一個人果真願意享受人生，人生一定够他享受。但如果他竟失敗而不能領略到人生的樂趣，那一定是他並沒有深愛人生而使自己的生活變成庸俗而可厭。有人說『老子嫉惡人，那是大錯，我以為老子是太愛生活了』，所以他主張須回復到『僅爲生活而生活』的生活。

有愛必有妒，愛悠閒到極點的人有時也要妒忌他自己太悠閒的一刻，所以他又有了漫遊的性質。他常常數着還有幾天春天要去了，帶着悲傷的心而懊惱不會多作幾次漫遊，像一個商人懊惱今天少賣出一宗商品一樣。

因爲人生如夢，所以他們對於人生常有悲傷和詩意的感覺。很奇怪的，這因了人不能永生而起的悲感反使中國學者更深愛人生。正像克特爵士 (Sir Arthur Keith) 所說的一樣：『假使人相信這世界是他們僅有的天地，那麼他們必將更盡力把這個世界造成一個天堂。』蘇東坡詩中有句曰：『事如春夢了無痕，』惟其這樣，所以他更愛生活。中國的詩人，文士常常爲這『人生不再』的悲傷所侵襲，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圓』的憂傷。

我以為這『人沒有永生』的感覺是一個優美的思想，但不幸西方人是不會如此想的。這思想是很清純而健全的，相信了沒有永生，人類知道自求生存。我不能不這樣想：太相信來世使西方人減少了在現世所享受的快樂。現世的失望使人相信來世，但是一個成功的人便不多想到來世了。中古時間的神學又使他覺得現世的享樂是一種罪惡。

我說相信人無永生而必然要像燭光般熄滅：這是一個癡爛的思想。這思想使我們沾些悲傷和詩的成份；更重要的是使我們能決志過一有意義的和知足的人生。

中國的思想既是看人生像夢，像舞台，看人類如劇中角兒，那麼被派為演員者自然必須努力地表演，發揮他所有的動人力量。

沒有『永生』那回事，人生便成爲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爲人類既然只有短短一刻的生命，至多七十年，那麼我們必須好安排，使我們能平安，快樂地生活。這一點是儒教的現實思想，很像 George Santayana 所稱的“Animal Faith”。我們是動物，那麼我們必須在獲得了動物所有各種的天性上的滿足才能真正感到快樂。這包括一切生活上的享受，第一是家的享受（記着我們是哺乳動物），其次是吃的，穿的，花和樹，還有友誼，交談，藝術，讀書和哲學。

那末中國人是唯物主義者嗎？中國人很難回答這問題。因爲中國人的精神哲理建築在現實的物質上面，他分別不出肉體和精神。他當然愛肉體上的享受，但這肉體上的享受是屬於一切感覺器官的。音樂該是一種安慰精神的藝術，但音樂的享受不是基於聽官嗎？吃東西辨滋味的享受基於味官，我們就不懂爲什麼吃東西便較聽音樂少心靈上的享受。同樣，你要分別

一個女人的精神和肉體也是不可能的。假使我們愛一個女人，我們並不是愛她的幾何曲綫而是愛她的儀態，她的眼波和淺笑。但是一個女人的眼波或淺笑究竟是屬於精神抑肉體方面的呢？恐怕沒有人能說得出吧。

中國的哲學是以人生爲骨幹，而並不講求學問上的真理。中國哲學者不問一切抽象的理論而僅舉出一個問題：『我們怎樣做人？』西洋哲學在中國人眼裏是廢物。西洋哲學以論理爲主點，舉出『有沒有學問』或『何者是真理』爲問題，但忘了最大的做人的學問。這是最愚笨的事，像求婚者不想結婚，或是天天在操練的軍隊沒有開到戰場上去的日子。德國哲學家更是最可笑的，他們看真理像愛人，但絕不想和她結婚。

道教的不信命運的思想陶冶成中國人愛好悠閒的性格。道教最重要的思想是無爲，靜能止動。內心的平靜全仗不爲幸運或惡運所擾動。列子塞翁失馬的寓言便闡明了這個思想。很明顯的，這思想使人能忍受磨折。磨折就是幸運，正像每一種銅幣有正反二面。希望成功的心也被抑止了，爬得愈高，跌得愈重。

反之隱晦自有隱晦的好處。一個有識之士在成功之後不以爲自己成功，在失敗時也不以爲自己失敗。粗淺的人就把成敗看做一定的事實。

佛家的教訓是無求于世，而道家的教訓是要使世人不求。不被世人所求的人才能無憂無慮，快樂一生。莊子說得好：肥豕要給宰了供上祭壇，禽鳥爲了美麗的羽毛而被獵，死人口中，含了真珠才給強盜敲碎頭壳。

必然的結論是：爲什麼不悠閒地生活？

所以在中國人眼光裏，「嘸啥要緊」是最好的哲理，但美國人却大不以爲然。豈是一定要一個「心爲形役」的生活才算有意義呢？中國的悠閒哲學反對這種思想。我會看見一個最美國化的廣告，大字標題：「差不多正確」還是不行的。『美國人求十全十美的心理在中國人看起來竟是一種貪慾。美國人的錯誤是一定要設法把已經差不多正確了的東西改成更正確些；但中國人以爲差不多正確已是十分好了。』

美國有三大罪惡：講求工作效力，講準確守時，還有渴望事

業成功。這幾點使美國人神經過敏，失去悠閒的生活樂趣。一個人必須相信『把一切事做好』固然是——一種偉大的藝術，但是『把一切事放着不做』也是同樣偉大的。

我們並非不相信講求工作效率能做好一切事。我喜歡美國的自來水管，因爲中國水管常常會漏水。但是對於『我們必須有用，必須勤勞，必須做大人物，握大權勢』這個成見，我們的回答是：『世界上自有蠢大，他們願意做有用的人，甘願勞碌，所以一切事業總有人辦下去的。』成問題的是：究竟那種一人聰明——悠閒者抑勞碌者？我們對於工作效率有些不大相信的緣故，並非爲了效率能做好一切事，而是講求效率太費工夫，使我們無閑可享。一個美國編輯爲了校準錯字而擔心他的頭髮會花白。中國主編則聰明得多，他留下幾處小錯誤給讀者自己去發現。美國雜誌也許會因此而失信用，但在中國這不算一回事，因爲這是不算一回事的。美國工程師造橋，核數不差毫厘。但中國人開山洞，在山的二面分工掘起來，結果是掘成了二個進口，二個出口。這也不算一回事，有二個山洞不比一個更好嗎？我們就要築雙軌了。總之山洞已經掘成，火車可以通行就好了。

守時，使一個人變成一隻鐘，是更壞的事。一個人如果必須要在五點鐘準到某地，那麼他的整個下午就都因此而犧牲了。每個美國青年都從小學生時代就養成守時的習慣——三點鐘做這個，四點鐘做那個，六點三十分換衣服，六點五十分上汽車——這樣豈非使生活全失了意味？

當一個中國人接到了一張請柬，他從不告訴主人能來或不能來。他只在邀請單上寫個「知」字，表示他已知道有這麼回事，到不到是不必提的。

美國人之所以不會悠閒，是因為他有愛做事的天性。他以為做事比做一個人更重要。美國的老年人還在想做這樣那樣，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在東方人看起來，這是多麼可嘆。老人多做事像禮拜堂中開爵士音樂一樣。老人除了「是一個人」之外還不夠嗎？他一定要永永不停地做事嗎？中年不會悠閒已是太糟的事，老年而不優遊歲月簡直是一樁罪惡。

我曾有過一個幻想，想像在千年之後也許勞碌的美國人會變成悠閒的東方人。美國紳士將披了長袍，拖着拖鞋在百老匯大街閒踱，二手安閒地插入褲袋，假使不是像中國人那麼相攏着袖口的話。警察在和慢慢吞吞的開車人寒暄，而開車人和

開車人在半途相遇時也停下來談談白話。有人立在店門口，嘴裏啣着牙籤。

大家都學會了在軟沙發上捱磨時間或是到咖啡館去消遣一整下午。一杯鮮橘水喝個半天，喝酒也學會了中國人的沾唇細酌，品味談天而不再是一大杯一氣灌下肚了。醫院也不需要病人登記，救護警察也可取消。救火機將如蛇一樣慢慢吞吞地蜿蜒于街中，消防隊停下來去看閒人吵架。

但是，太失望了，這個幻想恐怕永不會實現。

希特勒的聖誕樹





史太林看出德、波、意、日聯合攻擊俄國，是一種可能的事，所以才銳意整軍經武。

整軍經武的蘇聯

孔斯文

——節譯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份美國《幸運雜誌》——

蘇俄的活的士兵與死的將軍，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多。這樣看來，俄國到底是強呢還是弱呢？愛好和平呢還是愛好戰爭呢？

當逮捕間諜的活動限於民衆身上的時候，西歐的新聞記者以爲主要的影響是在企業方面的。可是當槍斃軍官的事件開始以後，觀察家就以爲蘇俄政府滿是腐敗與叛徒，蘇聯的軍隊也是腐化而無用的。對於最近的集體槍決與清黨運動，最可能的解釋，是史太林被兩個敵對的黨派所包圍着，這兩個黨派正在爭權奪利，所以祇有軍官受到影響。我們沒有證據

可以說俄國軍隊的下級幹部受到甚麼大影響的。

蘇俄軍隊始終是強勁的。從兵力與軍備上看來，蘇俄有世界上最大的軍力。其和平時期的從軍人數有一百五十萬人，比德國多了兩倍以上，比意大利多了三倍以上。蘇聯受過訓練的後備軍計共一千八百萬人，可是意大利祇有五百六十萬人，德國也祇有一百四十萬人。蘇聯陸軍所保有的機械化軍備，多於世界上任何其他軍隊。坦克車就有將近六千的數目。蘇聯的空軍比世界其他各國的空軍至少多了兩倍。也許要多到三倍。蘇聯的空軍有飛行員一萬八千人，還

有大量受過訓練的民衆飛行員做後備，目前正在受訓練的還有十五萬人。蘇俄的海軍看起來雖然不是十分重要的，可是據說其潛艇隊之大，冠於世界各國。

從質一方面看來，俄國的軍力也是極可驚的。在西班牙內戰中，俄國飛機戰勝德意的飛機，也飛得比德意的飛機快；俄國飛行員的勇氣與技術，也是有口皆碑的。在西班牙內戰中，還有一樣大可驚異的，就是俄國坦克車與飛機機械員的機械技能。我們以前以為俄國滿地是毀壞了的機器，這種印象至少在軍備方面是應該加以矯正的。俄國旅館中的電梯也許還開不動，民用的貨車一百部中也許還有四十五部繼續在拋錨，可是蘇俄的飛機是能戰鬥，能繼續戰鬥下去的。

至於兵同志方面，在每年所招募的新兵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健全的，在法國軍隊中，健全的新兵祇有

百分之七十五。這些軍隊比沙皇時代的軍隊吃得好，身體與智力也都比沙皇時代的軍人高。

在常備軍之外，還有大量受過訓練的後備軍，隨時可以入伍，他們有的駐紮在險要的地點，以備萬一之需。所以在遠東的邊境，有許多身體強壯射擊準確的牽引車手（按即農民——譯者註）駐紮着，他們由政府給與不需付息的借款，並且可以延付稅款十年，同時也不必被強迫徵發穀物。

蘇聯的航空與國防化學改進會有一千三百萬公民在受訓練，其中有五十萬以上的人已經受過跳飛行傘的考試，有一百萬人準備在戰事發生的時候開汽車。在假日，成百的男孩和女孩整隊到飛行場去。那些不能飛行的學習射擊。一百二十五萬青年已經有瞄準射擊家的資格，還有兩萬八千青年是受過高深訓練的狙擊手。十五歲以下的小孩都在研讀防毒

與航空的課程。女牽引車手訓練在戰爭的時候開坦克車。列寧格勒有二十五家工廠的女工，宣誓在蘇聯被攻擊時，將到前線的戰壕裏去打仗。

這種活動顯然表示民衆有尙武的熱情。真的，要在別地方找到像蘇俄這樣的愛國熱狂或尙武精神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整軍經武的目的究竟是在那裏呢？我們要找出其目的，必須撇開一切的宣傳，蘇俄的宣傳與反蘇俄的宣傳，而到歷史上去找去。蘇俄的行動究竟是像一個準備侵略戰爭的國家呢，還是像一個企圖維持和平的國家？

總看起來，自從史太林興起以後，蘇俄主要的還是關懷着他們自己國內的問題。可是自從希特勒當權以來，要解決國內的事情，必須防止德國的攻擊。希特勒所說的恐嚇的話實在太多了，像去年秋天，他明明白白地說：『假如我們有烏拉斯山的蘊藏，假如我

們保有西伯利亞，假如我們有烏克蘭的麥田，那麼國社黨將在極度繁榮中悠然自得了……我們將以十字的徽號去征服。』

而且，據俄國方面宣稱，德國已經在芬蘭與瑞典境內建造德國的飛行場了。在捷克，國社黨員公開在要求自治了，這當然是說，德國將吞併『對烏克蘭的心臟瞄準着的箭』了。

爲了應付這一切起見，俄國試用過外交手腕。她從頭到尾都提出和平的建議。德國人加以拒絕了。結果雙方就相攻擊詆毀。可是假使烏克蘭被侵略了，俄國是要戰的。

蘇俄對於她的勁敵日本，也一樣抱着和平的態度。自從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侵略滿洲以後，雙方發生了不可勝計的邊境衝突，日本人追趕『土匪』，追到西伯利亞去，蘇俄的戍兵有時候也把追趕者趕回去。還

有，蘇俄也大批地槍殺所謂日本的『間諜。』關於俄國北太平洋的捕魚區，和庫頁島內地的產油區，也發生了種種的麻煩。蘇俄一再很客氣地對日本讓步，可是史太林在一九三六年三月的恐嚇，說要保衛蒙古共和國，這却是一個例外。

雖說日俄之間還繼續有『危機』存在着，可是日本單獨進攻蘇聯的危險可說是已經過去了。原因是很簡單的：遠東的紅軍目前已經非常強大，日本政府除非瘋狂，是不敢攻擊俄國的。俄國優良的陸軍輔有堅固的防禦工事，包括五六百個水泥的小方堡；軍隊有它自己的輕工業和貯藏庫；還有別的軍隊，轉運過西伯利亞，一方面可以對付遠東的事變，另外一方面又可以防守烏克蘭。

根據事實上所說的，蘇聯說他們愛好和平，這可說是實在的話。除非被攻擊的話，蘇俄何必打仗呢？他

們的經濟並不需要國外的殖民地或征服市場。他們國內自己的事已經費盡他們全部的力氣了。換句話說，平常驅迫國家去打仗的理由，在俄國並不存在。

而且，托洛斯基的『永久革命』的口號，既然由史太林的『在一個國中建立社會主義』的口號來替代，那麼蘇聯兩百萬和平時的軍隊是一種防禦力量，這是可相信的了。史太林所以募集這樣一批大軍，並不是要從事於侵略的戰爭，而是因為他看出德波意日聯合攻擊俄國，是一種可能的事。他為甚麼會看到這種幻像呢？也許他還記得在一九一九年，十四國大軍聯攻俄國的事情。也許他想到西班牙。也許獨裁者才會看見這種幻像。可是無論如何，他是真真看見這種幻像的，至少也真真希望他的百姓以為他看見這種幻像，凡是看見成百的間諜與叛徒在蘇聯被殺害者，沒有一個會懷疑這一點。



現代戰爭的優勢，端賴乎國民及其社會組織、經濟習慣，和政治體制，在這一方面，獨裁國家是不能與民主國家相提並論的。

斥唯武器論者

陳師超

——節譯自美國幸運雜誌——

戰爭的威脅，幾乎往往是來自那些對自己薄弱的經濟能力表示不滿的國家。但正是爲了這個原因，目前歐洲的侵略國——德和意——不敢輕易啓釁，除非他們對於初期的軍事優勢有絕對的把握。他們所引起的任何戰爭，必須能夠速戰速決。法西斯獨裁制度的主要力量，是在乎嚴肅的紀律和精密的宣傳。這兩件寶貝，對於突然驚人的軍事攻擊，是異常有效的。其主要弱點，則在乎紀律是用暴力維持的，而宣傳是用歇私底利亞（一種神經病）維持的。用歇私底

利亞和暴力維持的政府，不配進行長期的戰爭，因爲要戰勝是很難的。要進行長期戰爭，只有民主國家的優越彈力和富源，才有把握。所以德意兩國，要是不能達到速戰速決的地步，他們是不敢引起戰爭的。

提倡以突然殘酷的攻擊，以達到速勝最力的，要算前意國杜希德將軍了，他以爲下次的戰爭，將由侵略國利用機械化部隊——以飛機爲首要——不先發出警告，遽向敵國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突然加以攻擊。

現在這種意見，成爲歐洲和平的最大威脅。美國空軍司令蔡爾敦所著關於「英國的空戰」一文，把杜希德那一派的人所希望的，大體寫出來了：倫敦上空，有空軍正在表演着，海陸空軍的多數官長，都在場參觀。飛機在空中演習之時，有意日德波四國聯軍的轟炸機三隊，突然飛入，英國的空軍，被消滅了大半。觀衆不是中了毒氣就是被炸而死。燒夷彈在倫敦燒起一萬處的火來。攻擊的敵機，炸燬了地底的電廠多處，並將毒氣散佈在隧道的入口，工畢回家的羣衆，都窒死了；死者共八萬人。綠氣，氯化炭，芥臭氣，都由迴旋的降落傘灑散下來。作戰的第四天，大不列顛屈服了。英國的「戰爭意志」已經消滅了。

這一段的描寫，雖則純粹是杜撰的，已經是很可怕了。但法西斯的獨裁者，並不認爲是虛構的。所以，歐洲和平的關鍵，是以下面這個問題的答案爲轉移的：

最近作戰方面的機械進步，是否增加侵略國利用突然襲擊以達到短期勝利的把握。

目前關於這一點，最切當的證據，要算西班牙的戰事了。西戰無疑地是德意和俄用以試驗他們的新軍器的實驗場。這些軍器的運往西班牙，是去試驗的，而不是去供使用。試驗時期很短，並派許多兵士嚴密監視，禁止任何人視察，弗朗哥和他的軍官，也不能例外，試驗後，將牠們的成績詳細記錄起來，才再運回意國或德國去。

由西班牙戰事所得到的總結論是，新的機械化軍器，給進攻軍隊的便利，並不比世界大戰時更多。

弗朗哥由塞維勒進軍到瑪德里，真是一樁奇蹟。他把一小隊用汽車運輸的精練近代軍隊的動力，完全表現出來。但是，當他到了瑪德里之時，他的未經訓練的敵人，防守準備好的陣地時，竟使他的軍隊，全部

潰敗了。但他還是步步依照杜希德將軍的理論去實行。時常派轟炸機二十架至五十架，去轟炸無設防的瑪德里，要去消滅人民的『作戰意志。』因為政府軍的高射砲不能發揮威力，所以牠們飛得很低。它們轟炸得很厲害，在四十二日之間，轟炸了三十次。但是城中的生活還是照常。有影戲院四家都不會關門過。甚至空襲的警報，都逐漸停發了。結果『抗戰的意志』反而加強起來。

後來，弗郎哥的意大利同志，用機械化的隊伍去攻擊政府軍，結果所遭遇的失敗，甚至還要大。他們用三萬大兵，連同許多坦克車和鐵甲車，沿公路迅速地前進，希望實踐法西斯立刻勝利的理論。但在瓜達拉哈拉，當政府軍的步隊和大砲出來迎敵，在大路上展開血戰之後，叛軍的動力立刻消滅了。機械化的車輛互相衝撞，陷在泥中，變成不是攻擊的隊伍，而是被攻

擊的目標了。進攻變成撤退。各路上擁塞着後退的軍隊和車輛。蘇俄的飛機疾降而下，幾乎任所欲為地把摩托化的軍隊消滅了。

但是，未參加的機械隊人員，却辯稱說，西班牙戰事的範圍太小，不足以資證明，第二次的世界大戰，會產生破壞力極大的新機械，近代的新奇武器，像星期日增刊所刊載的那些武器——飛行潛艇，機器人駕駛的轟炸機，死光，窒息飛機摩托的無色烟，傳佈疾病的桿狀細菌，神秘毒氣。但是這些東西效力的微弱，已經過科學上屢次證明了。例如細菌，雖能使敵人染病，但自己的軍隊也無法避免。又如馬可尼在逝世前不久，曾對訪問的人說：『死光的效力，至今只能在試驗室中，將距離三呎的老鼠射死。』

事實上，自一九一八年歐戰停止以來，似乎沒有造出了甚麼新武器。有者，不過是把現有的武器加以

改良而已。

空軍方面最顯著的進步，要算高射砲了。現在在平常晴朗的天氣中，牠能夠把在一萬二千呎以下飛行的飛機，用十五發的砲彈把飛機擊落。牠的最大進步，是自動射擊器，能夠在三十秒鐘之內，向飛近的轟炸機發射。此外，還有聽聲器和覺熱器，能夠察覺二十至二十五哩內飛機的方向，（轟炸機以最高的速度，五六分鐘即可飛到。）並注意它的踪跡，等到飛入射程之內，就開砲射擊。

在世界大戰中，飛機被敵機擊落的，假如有五架，被高射砲擊落的，則只有一架，但現在西班牙的戰爭中，由高射砲擊落的，却有五架，被飛機擊落的，只有一架。因此，使敵機在陣地後方的轟炸大感困難，從前須留在本軍陣內防空的飛機隊，現在因為有了高射砲，却能飛出反攻了。

主張用機械化戰爭迅速殲滅敵人者，他們所憑

藉的武器，除飛機外，其次就是坦克車了。其實，這種的希望，在西班牙戰爭中，却不曾實現。對於坦克車的成績，德、法、意和蘇俄的軍事家，都表示不滿。雙方的輕坦克車，倘遇到斜坡的溝道，城壕上的手榴彈，或噴射的汽油火焰，這種簡單的武器，便不能担保安全了。要是裝了厚鐵甲，雖足以防禦普通抵抗坦克車的砲，但是坦克車的靈捷優點，却失掉了。總而言之：坦克車必將成為協助步兵進攻的一種機械化武器，但却不一定能增加攻軍初期的優勢。

還有一層，陸上或空中的機械化隊伍的給養，在進攻時，實在有牠的特殊困難。新近英法兩國軍隊，舉行演習時，汽油竟然告罄，這是很堪注意的，何況戰事發生時，還有敵人破壞各種的給養呢。依照突然攻擊殲滅敵軍的理論，這種機械化隊伍，在戰車上只能帶

着夠一天用的燃料，而在給養的火車上，再預備一天。用完之後，就必須補充了。至於如何能使侵入敵境的孤軍，得到汽油和軍火的接濟，這個問題，是足使軍需官束手無策的。足見侵略者的路，還是難走的。

至於毒氣，似乎也難收杜希德將軍所想像的美果。由空中擲下毒氣彈，毀滅都市，那完全是一種杜撰的故事。要用芥臭氣——世界大戰時所有用最效的三種毒氣之一——迫走紐約市的居民，須用二千磅轟炸機多架，襲擊三萬七千三百七十五次，才能夠成功。而且芥臭氣可用漂白粉去抵消牠的效力，如果要使牠真正發生效力，必須濃集起來才行。其實，芥臭氣是一種防禦物，多數是散播在地面，去阻止敵軍前進。至於新的毒氣，許多化學家都一致承認還沒有發明。保證侵略國立刻勝利的新奇武器，現在還未曾出現。反之，經過改良的許多武器，却使攻軍和守軍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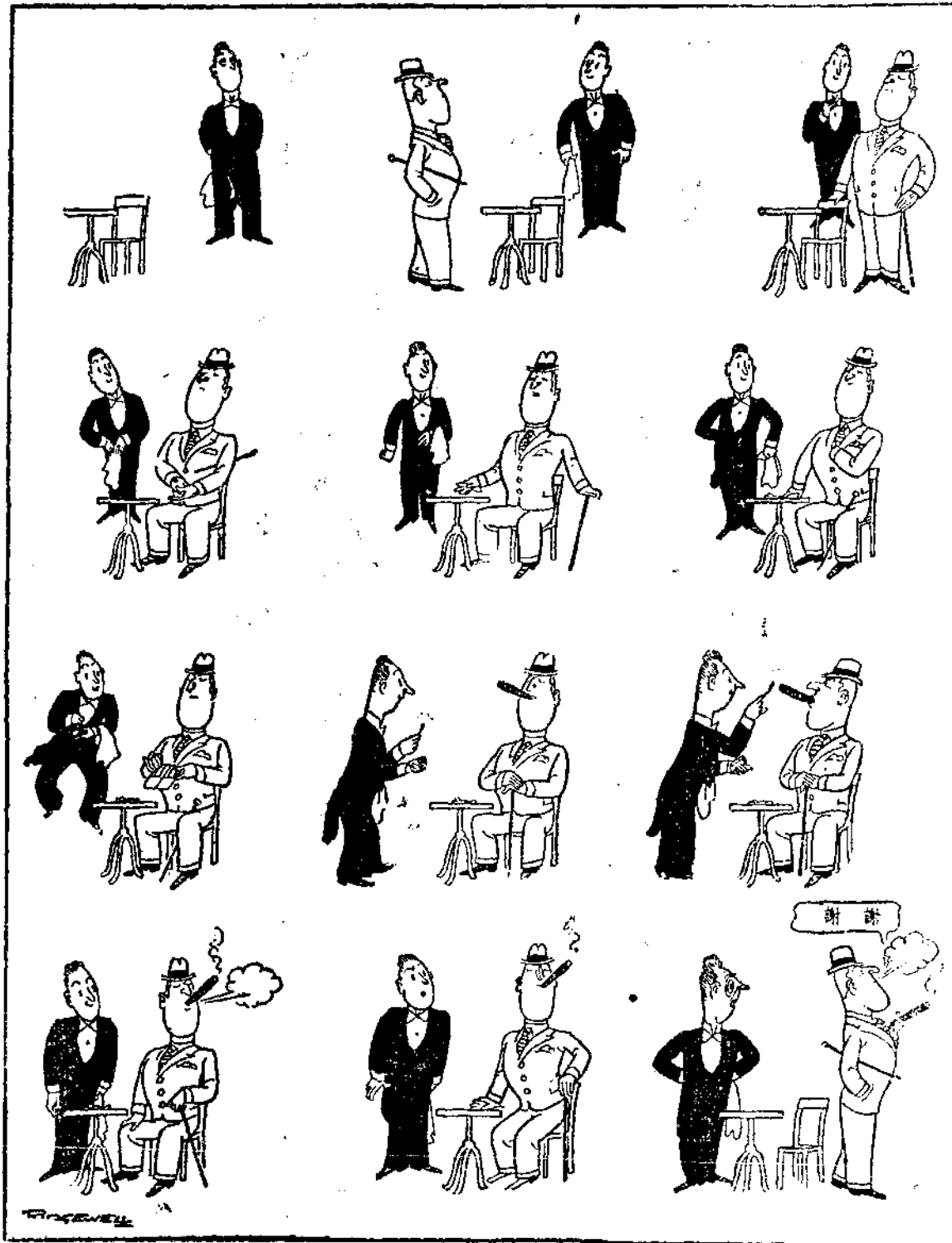
處的地位，毫無軒輊。並且有使侵略國陷於長期戰爭的危險。法西斯軍隊在瑪德里前綫所遭遇的失敗，已把這點充份證明了。目前機關槍還是「戰場之王」，機關槍的確是一種防禦的利器。

目前世界的大勢，還是傾向和平的。因為現在的侵略國，都是獨裁者統治的國家。獨裁者所統治國家，決心不敢冒險作長期的戰爭，要是她能夠避免的話。

這一層，是民主國家所應該心領神會的，還有一層，也是應加注意的：空軍發展的效果，使大軍不得不散成小隊，藉以自衛。像坦克車那種用少數人駕駛的機械，牠的效果，也是一樣。小隊兵士，必須依靠自己。所以現代戰爭的優勢，是端賴乎國民，由其社會組織，經濟習慣，和政治體制而產生機警自恃的兵士。要產生這種兵士，現代行獨裁制度的國家是不能與行民主制度的國家相提並論的。

大失所望

轉載笨拙





英國海軍部組織一隊遊擊潛水隊，各種潛水器械，無不齊備，每當英國海岸附近有敵國潛艇被擊沉時，遊擊潛水隊就立刻趕到。

海底間諜秘史

金安人

——隱名氏原著。節譯自星期六晚郵——

在歐洲大戰的時候，英國海軍偵探部對於德國軍艦的行動，德國的密電碼，以及安置水雷的地點，都曉得非常清楚。這種情報的迅速與準確，引起各國人士的大驚異。就是英國海軍軍官，也都不曉得情報是從那裏來的。有時候德國方面安置水雷，第二天竟就被協約國方面破壞了。

這種情報的準確，應該歸功於英國偵探部。這一件事，由英國海軍總長嚴守秘密，許多年來都不予發表，最後才寫作秘密歷史的一章，正式披露出來。

在一九一四年，英國海軍裏有一個潛水家，名叫美勒（E.C. Miller），他是諳熟潛水術的人，沉着勇敢，兼而有之，他能抵抗大氣的壓力，入水比別人深。他一向是在鯨魚島上擔任潛水教授之職的，任職不久，他的胆量就引起了高級軍官的注意。

有一天，德國有一隻潛水艇被打沉在甘狄虛海岸附近，英國海軍當局突然想叫潛水家美勒潛水到艇上去，調查艇上某種器械的秘密。美勒就奉命潛水到沉沒的德國潛艇上去，從船殼的大破洞中鑽進去，

靠着他那光度極強的電燈的助力，把那器械審視一過。後來他突然看見艇尾有一個門，是通到軍官室裏去的。他用力把那門打開了，發現裏面有一個鐵箱子，就把那鐵箱帶到水面來。箱子裏有許多本書，也有許多散張的紙頭。後來英國海軍部發現這些書中有兩種德國海軍所用的密電碼，還有第三種密電碼，是與領海外的艦隊通訊時用的，至於那些散張的紙頭，是三天以前所安置的水雷計劃的一部份。英國海軍部得到這些至寶，其喜可想而知了。

由於美勒這次潛水的成功，英國海軍部立刻着手組織一隊遊擊潛水隊，各種潛水器械，無不齊備。每當英國海岸附近，有敵國潛艇被擊沉時，遊擊潛水隊就立刻趕到。

幾天以後，在約克郡（Yorkshire）海岸附近，又有一隻德國潛艇被擊沉了。遊擊潛水隊接到消息，

立刻趕到那邊去。在把船殼詳細檢查一過以後，發現潛艇祇有一個小洞，無法爬進艇中去。於是美勒就決定要把司令台頂炸去。他帶着火綿和火線潛入水中，把炸藥安置妥當，就昇上水面來，命令點上火線，令其爆炸。

再度潛入水中時，他看見司令台的頂蓋已經炸掉，一個德國水手的尸體，頭部突出司令台上來，好像在向外面偷看一樣。他爬入艇裏，在尸堆中擠出擠進。大概是因為他潛水衣中有空氣的關係，那些尸首立刻被吸引了來，把他團團圍住。他被那些尸首纏個不休，後來要到潛艇的內部去搜查，祇好先把繩子將艇中的尸首繫住了。最後，他發現一個非常堅固的箱子，便費了許多工夫把它從破船中搬出，繫在一條繩子上，發個暗號叫水面的人把它拉上去。他到水面上來以後，把那箱子打開，發現裏面是一套新密電碼，還有

兩個安置水雷的新計劃。

英國海軍部發現了這個新秘密，其興奮可想而知。從那一次起，凡是有德國潛艇被擊沉，而其沉沒地點找得出時，美勒每次都潛水到潛艇上去，去搜尋那早已熟悉了的堅固的箱子。美勒前後搜尋過六十艘沉沒的德國潛艇，因此這些保藏密碼（這些密碼是時常更換的）安置水雷的計劃和軍令的箱子，大概放在潛水艇的甚麼地方，他都很熟悉。

美勒的行動都是很神速的。有一天晚上，有一隻德國潛艇在陀佛（Dover）附近被打沉，他立刻趕到，把潛艇的司令台炸掉以後，他鑽進艇裏去，發現艇上水手的尸體尚有溫熱。『這隻潛艇的機器因中水雷而打壞了，』美勒解釋道，『潛艇的其他部份幾乎是毫無損傷的，可是却沉了下去，再也昇不到水面上來了。艇中所準備的新鮮空氣逐漸用盡了，艇上的五

十個軍官和水手，曉得他們再也不能逃命了，發生了異常的恐慌，有許多人顯然是先用槍把別人打死，然後再自殺的。那情景是可怖極了。有些人寫了信要給家裏的人。我把一部份信設法帶了出來，後來替他們寄給他們的親戚。艇中有些人臉部的恐怖表情，叫我永遠忘不了。』

我問他說，在損壞了的潛艇中，是不是有許多魚鑽進去吃人肉。他說，『有的。艇中時常可以看見不可思議的光景。我時常被一呎長的大蟹所擾亂，有些龍蝦總有二十六吋長。我也看見過二十幾條海鰻鱺，有些是七八呎長的，它們都忙着在吃人肉。看起來真怕人啊。』

美勒潛水搜索潛艇的深度，最深的是兩百零十呎。他敘述自己在安置水雷的暗無天日的地帶中，用手和膝在摸索爬進尋覓沉船的情形，比小說家所幻

想的冒險故事還要令人毛髮悚然。在各種貝介，大海鰻鱺，和海底的其他動物間爬行着，有時候走過沙地，有時候海草高可齊胸，這真是最驚人的孤獨與危險的經驗。在潛水時，種種危險隨時均可發生，美勒有許多次都是死裏逃生的。

在潛艇上，有時候也發生叛亂的。有一次，美勒爬進一隻潛艇的司令台，看見潛艇的司令斜倚在把柄上，大概因為在潛艇中彈沉沒時，司令想要逃走，所以被人家從下面用手槍打了三槍。

在奧克尼斯（Orkneys）附近，美勒在沉沒的德國潛艇中搜尋時，發現了一件非常神秘的事。他發現艇中全部水手都是軍官。後來再加以搜尋，又發現了一些乾乾淨淨的旅行皮箱。他把大部份的箱子打開了，不料箱子裏都是兩套漂亮的平民服裝，襪衫，硬領，領帶，皮鞋，和一些錢，以及別樣東西。這些神秘的水

手，原來的意思一定是想扮裝平民，在英國海岸登陸，然後把潛艇放棄。可是目的如何，始終沒有人明白曉得。說不定是一種有計劃的大規模間諜行動。

潛水家美勒繼續到沉沒的敵艇上去探訪，直到休戰時才停止工作。他在從事於潛水工作時，也幫助人家從沉輪魯蘭狄號（Laurentic）中提出價值五百萬磅的黃金。美勒及其潛水的同人，從事潛水工作，前後三年。有一個時期，德國人時常在附近施放水雷，在這時期中，他們計共從沉船中起了四百萬磅的純金。

由於英皇喬治的勅令，有一天早晨，美勒和他的夫人應召至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去。由於英皇陛下的申請，美勒把他那動聽的冒險故事（就是本文所說的）講給英皇聽，英皇聽得津津有味。英皇賜他兩個獎章，同時稱許他的勇敢。

李金髮先生：請示尊址。



同溫層飛船以來復槍彈的速度，在那凄
寒冷寂的紫色天空中，疾駛而飛過大陸。

同溫層飛行 史林

前林白上校助手 Donald E. Keyhoe 原著。節譯自一九
三七年一月“Hearst's International Cosmopolitan”雜誌。

是正午時分，可是太陽在陰暗的同溫層中却祇
像一個銀盤。在那裏沒有鳥，也沒有雲；那怪異的紫色
的天空，是永遠淒寒而冷寂的。可是，在那永久的晦冥
中，突然出現了一點小亮光，越來越亮。我們看見燈火
明亮的窗門飛閃過去，看見有人在那溫暖密封的艙
房中吃飯；於是同溫層飛船飛過去了，以來復槍彈的
速度，疾駛而飛過大陸。

這在昨天祇是一種夢想而已。可是在明朝將成

爲事實了。今日美國有四家飛機公司，正在設計一種
高空飛行的載客大飛機。美國的陸軍航空隊，最近完
成一個新實驗室，預備作高空飛行的實驗。美國還有
三家大學校，與政府合作，在進行醫學試驗，以決定人
類對於各種氣壓層的反應。據說，在不久的將來，美國
五個最大的航空公司，將共作同溫層飛行的實驗。

在目前，英國也以特造的同溫層飛機，在五萬呎
的高空作飛行試驗。英國最近的「空氣室」實驗，證
明穿氣壓服的機師，可以在八萬呎的高空很安全地

飛行着。德國也已經有一種「密封管」的飛船，法國有一種高空飛行實驗飛機，意大利的空軍有另外一部，在訓練飛行員作同溫層的軍事活動。

低空飛行的速度，已經達到最高的限度，而且危險也增加了，因為高速度的大飛機，在幾分鐘中就可以從天氣良好的地帶飛近氣候惡劣的地帶。可是在同溫層中，是沒有暴風雨，也沒有碰撞的危險的。在星光普照的同溫層中，飛機是要靠天空航行術飛行的，其飛行速度極高，祇有長距離飛行才合實用，在離目的地兩百英里的地方，就要開始下降的滑翔動作了。

第一個做同溫層飛行試驗的是陸軍少校史羅特 (R. Schroeder)。當他在試驗要決定陸軍飛機飛行的最高度時，他注意到在兩萬六千呎的高空，飛機的速度突然增加了許多。他繼續試驗飛行，每天越飛越高，速度總是增加不已。後來他作了末一次的試驗。

他說：「我飛到三千四百呎高。飛機的飛行變成非常平穩，幾乎好像是懸空不動一樣。飛機顯出一種威風凜凜的姿態。我彷彿是進了另外一個世界了。」

史羅特越飛越高，終於飛到同溫層裏去了。可是他的勝利突然終止，而且幾乎發生慘劇了。在將近八英里高度時，他的氧氣用完了。當他提起那雙層的大遮眼鏡，要找後備氣筒時，他把氧氣管從唇部敲下了。他暈迷過去了，他的眼睛在那嚴寒的空氣中凍壞，高吊到眼眶上去了。他神志昏迷，眼睛也瞎了，他駕着飛機，向地面疾降而下。在下面的濃氣層中，他才恢復知覺。他把眼睛扳好，朝下一看，看見了地面，他的飛機正在以每秒鐘六百呎的速度疾降而下。降到一千八百呎時，他才平飛，把飛機降落地面，這時他幾乎還是個瞎子。

這是一九二〇年的事。後來也有不少人跟着作

高空飛行試驗。從最近美國政府的實驗，以及美國大航空公司的計劃，現在我們對於同溫層的飛船，以及同溫層的航空飛行，已經有一種明確的概念及印象了。這種從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橫互大陸的不着陸同溫層飛船，和今日美國的大飛船，是大致相同的，可是艙房是兩重的，緊緊包住，以便抵擋內部的壓力，叫裏面的人工大氣，不至於炸裂或漏出。雙層的窗，中間有一層真空，免得因為內部的溫暖，冰雪積在船外。

在飛船剛起飛時，活門是開放着的，叫船內的氣壓，暫時和船外的氣壓相同。在飛到九千呎高時，活門關閉了，船艙也密封起來。從這時起，與機器相連的電氣壓氣機，把船外稀疏的空氣緊壓到適當的濃度，從輸送管擠進船艙中，叫船客感到舒服。在四萬呎的高度，由於液體空氣滲入輸送管的幫助，叫船中氧氣的供給能夠互久不變。

快得好像是不能令人相信的，高度表指着兩萬四千呎了。下面的雲像雪堆一樣。太陽變得更亮了，開始發出銀白色的光輝。速度是每小時近三百英哩。自動推進器逐漸調整其傾斜度，以便多扇一點稀薄的空氣。壓氣機把適當壓力的空氣送到機器和船艙中去，窗外寒暑表指着零度下六十九度，可是內面却是溫暖如春的。船中並沒有發熱器，因為在壓縮空氣的時候，熱度漲得很高，因此在空氣達到船艙之前，必須先在翼部的減熱器中減低溫度。

飛機現在已經達到其飛行的高度了，速度也超過每小時四百英哩。在五萬呎的高空飛行着，地球上十分之九以上的大氣是在飛船底下的。這時空氣的壓力是非常之低的，假如把人丟到船外去，這人立刻就死了。他的心臟，肝臟，和其他的器官，都擴大到要爆炸了。

可是在這堅固的船中的船客，是絲毫沒有危險的。這種飛船可以抵擋再加十倍的內部壓力。至於空氣也沒有用完的時候。電氣壓氣機是另外連接着的，所有的壓氣機不會一時全壞去。就使壓氣機一時全壞了，船艙中也有足夠的空氣，叫船客可以安安舒舒地呼吸着，直到飛船滑翔到低空來。

這是研究同溫層的飛行家所描寫的圖畫。第一步大約在今年內就可以實現了——同溫層下層的定期郵機飛行。從同溫層下層的飛行到正式同溫層的飛行，不過是一種改進電氣壓氣機與雙層船艙的問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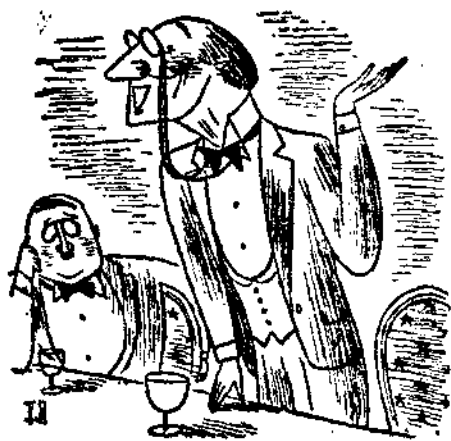
有許多航空公司的職員，都幻想到比前面所描寫的更進一步的將來。他們希望有一天，飛行速率會達到每小時八百英里以至一千英里，飛機飛行於離地面十萬呎的高度，從紐約到歐洲，一天可以來回環

球飛行的飛船，可以飛得跟太陽一樣快。

同溫層的飛行也許可以叫我們有更多新的發現。有些科學家相信，在同溫層的一半以上，有一個溫暖的地帶。關於這一點，將來的事實自會加以證明。此外，同溫層的飛行也將引起經濟上與軍事上的新問題來，因為飛行速率奇高，世界越變越小，國際的關係也就越來越深了。

世界六大海王		章伯爾
國家	軍艦數	噸數
英國	三〇七	一，二二二，一六四
美國	三〇七	一，〇七〇，四五七
日本	二〇〇	七五六，九七八
法國	一七三	五四六，一七八
意國	二〇三	四一一，一七五
德國	五九	一一八，三八二

— Kansas City Star



偉大的人物是太忙了，偉大的人物沒有閒空去惦
記私仇啊！

偉 大 的 徽 號

洪 鷓

—— Bruce Barton 原著，節譯自“Herald Tribune Magazine”——

某人說：『我等了十年，想跟某某拼一拼，現在我有機會了。』另外一個人說：『那傢伙跟我搗過蛋，我要叫他後悔，就使花了我一
生一世的時間，我也不在乎。』
示驚異說：『他怎樣批評我，那有甚麼關係呢？祇要他能辦事好了。』

這兩個人事實上都在說：『我是一個渺小的人
啊。』因為從傳記與歷史上，我們可以得到一種教訓：
偉大的人物往往不肯讓仇恨來毒害他們的心靈的。
拿破崙並不是一個理想的人物，可是他能夠不
把私仇放在心上。有一次，他派一位說過他壞話的批
評家担任要職，人家問他為甚麼，拿破崙却對問者表
林肯請幾個他的大政敵去組閣，全美國的人都
覺得奇怪。林肯請罵他做小丑與大猩猩的斯丹頓去
做軍政部長。西華自以為比林肯能幹，可是林肯還是
請他做國務卿。財政部長采士利用內閣的勢力去增
加自己競選的機會。祇要采士能取信於國人，祇要他
把事情辦得好，林肯毫不在乎。當麥克里蘭毫不留情

地斥責林肯的時候，人家勸林肯把麥克因蘭革職，可是林肯却回答道：『祇要麥克里蘭能叫我們獲得勝利，我情願替他牽馬。』

英國的名政治家狄士累利對於個人的仇恨，也有同樣鎮靜與滿不在乎的態度。在一八六八年，當他當權的時候，他慷慨地把養老金賜與笨拙雜誌的畫家約翰李治的子女，對於約翰李治毫不留情地攻擊他三十年的事情完全忘懷。在一八七四年，他第一件事是把最高的爵位賜給以前罵過他做猴子的文學家與歷史家卡萊爾。有人問他為何如此柔弱，他回答說：『我一向不喜歡報仇。有人傷害我的時候，我總是把他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把那張紙鎖在抽屜裏。奇怪，名字被我寫在紙上的人總就這樣消聲匿跡。』

有一種人永遠把私怨小仇藏在心裏。可是偉大的人物從來不這樣做。偉大的人物太忙了，偉大的人

物沒有閒空去惦記私仇啊！

美國電影明星克拉克蓋博的

理想妻子 夏楚

合乎理想的妻子必定要：

- (一) 歡喜丈夫所做的事情。
- (二) 不宜笑的時候不笑。
- (三) 不對地板上的灰屑和沒有掛好的衣裳發怨言。
- (四) 一星期要預備一次丈夫所愛吃的菜。
- (五) 對丈夫所帶回來的不速之客不感討厭。
- (六) 碰到丈夫經濟困難的時候不發脾氣。
- (七) 打扮得好好的，因為丈夫要別人羨慕他的夫人。

——譯自美國電影月刊九月號



經 驗 之 談

黃嘉音

——選擇自『The Voice of Experience』——

五 美 滿 姻 緣 十 誠

關於促進美滿婚姻生活的誠條，古今不知有多少，那麼現在我再來寫這一篇文章，似乎是多餘的了。可是在未讀到本章正文之前，請大家先把自己心目中的幸福婚姻十誠寫下來，然後再與本文的內容比較一下，然後再來判斷下面的十誠，是否可行。

第一誠 婚前須有健全的性智識

世界上祇有婚姻制度是以懵懂無知做基礎的。我們每年花幾千萬塊錢去訓練青年，叫他們從事於「生意經的生活」，可是從來沒花過一分錢去訓練

青年，叫他們從事於「生活的生意經。」

我們教女子做管家的，廚子，縫衣婦；可是這並不能把她們造成良妻。我們教男子去從事於生意與職業，保證他們做靠得住的生產者；可是單單是一個生產者，與真丈夫是大不相同的。每個婚禮完畢的時候，我們就做了一次在性慾方面毫無規律的新實驗了。

對於一切未來的新娘，我們都應該施以健全的性智識，把夫妻間一切情緒天性的常態表現，完全解釋給她們聽。我們更應該把男女情緒生活的不同，講

解給未來的丈夫們聽，並且強迫每個青年，去研讀結婚生活中情緒方面的健全智識。

對於從肉體方面去促進幸福與和諧的婚姻生活這一點，我們應該予以特別注意。每個未婚青年，在婚前都應該有過一番婚姻倫理觀念完美的訓練。

第二誠 婚前精神與肉體健康檢驗

成百成千的破裂家庭；瘋人院裏成千成萬的不幸者；不配結婚的父母所產生的大隊殘廢男女——在在都表現婚前肉體與精神檢驗的必要。

我們要參加海陸空軍，都得經過身體檢驗。政府曉得兵士的精神與肉體健全是很必要的。我們對於保障和平的將士，難道應該比我們對於未來國家棟樑關心嗎？一個女子對於她所托庇終身，並且做她子女的父親的男人，應該有權利可以曉得他身心的健全，有資格可以接受這種偉大的責任。反之，男方對

於女方也是如此，對於將成爲自己的配偶以及兒女的母親的女子，未來的丈夫也應該要求曉得其身心的健全。要記住，假使這一條成爲國家的法律，那麼合格的青年就可以無所用其恐懼了；至於那些不合格的，國家不應給與結婚執照，不應讓他們產生不健全的國民。這一點對於不能合格的人似乎有點苛刻，可是從社會國家的福利看來，却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誠 爲愛情而結婚

爲便利，爲地位，爲頭銜，爲財富，爲名聲而結婚，往往造成慘痛的結果。關於這一點，單單因爲肉體的引力而成婚的，也一樣地失敗與短命。除了真愛情之外，在決定終身大事之前，還有許多問題應該格外注意。我在這裏要請諸位參閱『擇夫標準』與『選妻準則』兩章。（按二章譯文載西風第十四十五兩期。）

第四誠 年齡地位不可相差太遠

年紀相差越多，婚姻失敗的危險也就越大，其他社會地位的差異，結果也是相同的。從生理學上講來，男子應該比女子大幾歲；可是『幾』歲並非二十歲或三十歲，這點請大家注意。請隨手拿起報章雜誌來讀，看有多少青年男女，因為和社會或經濟地位相差太遠的人結婚，結果在初婚一兩年便失敗了。關於這一點，自然也有例外，可是例外是極少極少的。

第五誠 雙方維持彼此性格

婚姻並不包括保有權，每當有一方想要統治的時候，雙方都要感受痛苦。我主張不論數目大小，夫妻應該各有自己的錢袋，以免有一方失去其性格。我主張夫妻應該分牀而睡。假使不聽取這種勸告，那麼在幾年間，對於雙方的危害就很大了。關於這點，我現在沒有機會把科學上的根據詳細說出。我現在祇要提出一點已經夠了：在睡眠的時候，性格強的會削弱性

格較弱者的生命力。因此，如果父母關心子女的健康，便不該讓生長中的子女與父親或母親同睡，應該讓他們睡在自己的牀上。我不是傢具公司的廣告員。我也不是出售傢具的商人。我是在說老實話。

第六誠 敬對方的父母而遠之

沒有一家房子夠大，可以容納一對新婚夫婦，和其中任一方的父母的。不論他們的態度多麼和善可親，他們的動機是錯誤的，結果總是免不了要發生衝突。因此，與岳父母同居成爲離婚的一大原因。不論家庭，屋子，房間多麼小，你們得獨居一處。

第七誠 應寬容大量而不妒忌

丈夫不該希望妻子放棄她的男女朋友。妻子也沒有權利可以叫丈夫拒絕他的男女朋友。把彼此的朋友造成共有的朋友的夫妻，是最美滿最幸福的配偶。夫妻不該有小妒忌，應當認清女子把一個男人的

一切全部保有是不可能的，男人也應該明白這一點。別做一個無知的或有意的妒忌之犧牲者；妒忌永遠是得不償失的。

第八誠 彼此忠實避免三角戀愛

婚姻關係以雙方所戴的戒指為代表。夫妻都應該有朋友，越多越好，可是祇能有朋友。密切是危險的，隨時都得避免。交許許多多朋友，可是別有特權人物。

第九誠 尋找一種業餘消遣

許多婚姻因為夫妻雙方都沒有業餘的消遣而終至決裂了。丈夫整天在社會上工作，妻子晝夜在家庭裏操勞，兩人都沒有甚麼業餘的活動，叫青春之火能夠延續，同時避免枯寂與單調。自己最曉得甚麼消遣最配自己的胃口，最合自己的經濟能力；可是別忘記，業餘的消遣拯救了許多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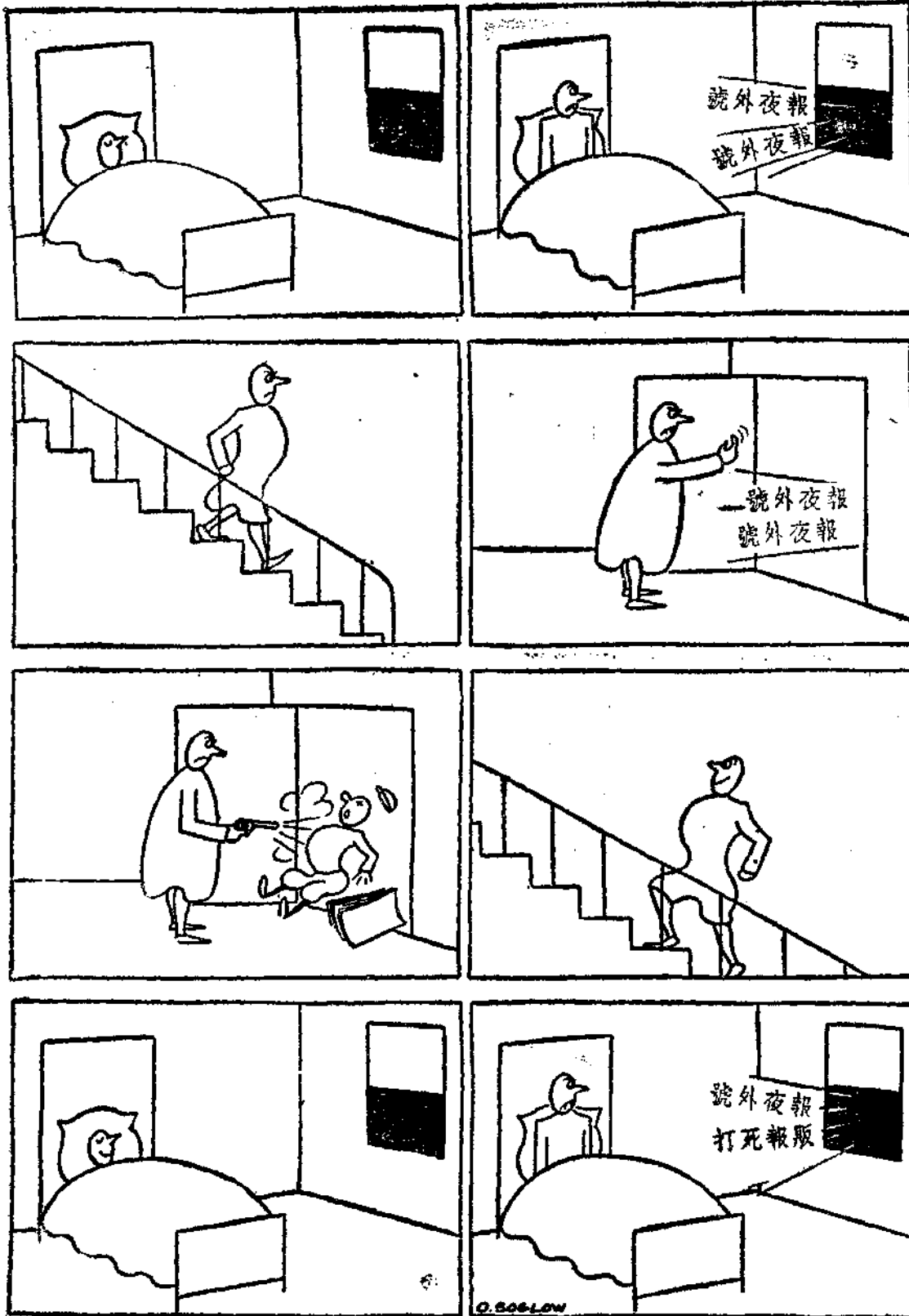
第十誠 組織家庭生男育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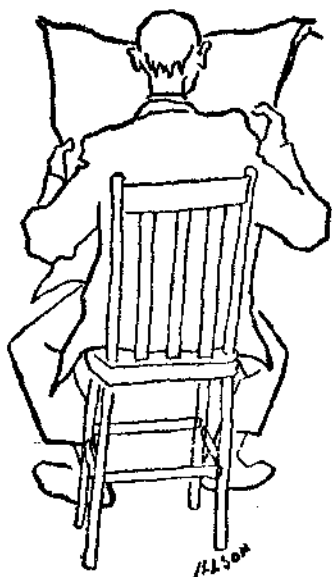
我並不希望每對夫妻都採取大量生產計劃，不過在可能的範圍內，每一家都該有小孫。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比嬰孩更能連繫夫妻間的情愛。不是太多嬰孩，也不是接二連三地亂生嬰孩，可是有許多草棚，因為有小孩在牙牙學語，便成爲一個像樣的家庭，有許多宮殿，因為小把戲絕跡而變成牢獄。子女雖似一種担累，可是要記住，假使沒有一對夫妻肯接受父母的職責，你就不會在這裏讀這篇文章了。你受他們，受社會，受造物者的恩賜，你至少得負傳種的責任。要把這第十誠的意義充分發揮，至少要花幾千張紙，照我看來，這一條是一切誠條中最重要的一條。

我承認還有許多其他的誠律，也應該加以遵行，可是因為現在祇要十條，所以不得不把其他次要的誠條省略了。照我看來，以上十條是最爲重要的。我相信同居多年夫妻都會證實我這句話。

弄巧成拙

轉載紐約客





他有一句很著名的格言，就是：他的報紙不但應該記載新聞，而且也應該使已發表的新聞成爲事實。

報 紙 大 王 黃嘉德

美國現代報業鉅子赫斯特(W. R. Hearst)畢生從事新聞事業，有『報紙大王』之稱。關於他的生活及性格，外間知者甚鮮，許多人當他是一個『啞謎』。美國西北大學新聞學副教授馬丁(J. Martin)乃作此文，由教育家的立場，將赫斯特的個性及事業加以分析，頗多卓見。原文見一九三五年二月號美國社會疆界雜誌——譯者誌

赫斯特致力於新聞事業，五十年如一日，到今天已經成爲美國乃至全世界所注目的重要人物了。他擁有多報、雜誌、電影新聞片製造廠、無線電台、一個國際的電訊社，和一個特寫新聞供應社。在美國，四個人之中至少有一個人的思想受他的統制。他的工作是非常活躍的，他像火山那樣，到處『爆發』着。

他以一八六三年生於美國；當時物質文明發展極爲迅速，正是新大陸的黃金時代。工業革命使資本家得到豐厚的利潤，也使僱員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工資。城市如雨後春筍，紛紛建設起來，吸收了大批的無產階級分子。規模宏大的商業機關到處皆是。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便是美國人生活的兩面。

在這個環境之下，新智識階級大眾是需要傳播迅速，售價低廉的讀物的。普利哲（Joseph Pulitzer）是看清這種趨勢的第一人。他於一八八三年向高爾特（Joy Gould）把世界日報盤過來，在紐約出版，不久便成爲左右社會輿論的重要機關。赫斯特當時在哈佛大學讀書，對這份報紙的發展極爲注意；後來他因好惡作劇，被學校開除，更擺脫一切，專門研究報業，終於由世界日報學到新時代新聞學的秘方。所謂秘方，便是竭力激動讀者的情感，舉凡兩性的新聞，以及關於犯罪、金錢財產糾紛的新聞，奇特的消息，和種種聳人聽聞的鬥爭，都是適當的材料。

赫斯特覺得這種興奮動人的新聞事業大可發展，便於一八八七年求他父親把舊金山的觀察者日報交給他辦。他的父親是美國一個參議員，擁有百萬家財。這份報紙當時辦得毫無生氣，在舊金山被視爲

最無聊的報紙，銷路不暢，虧本甚巨。這廿三歲的青年，一旦大權在握，馬上把報紙改絃更張，師普利哲的故智，使之變成生氣蓬勃的言論機關。他攻擊政治上的賄賂行爲，攻擊公司的特權，攻擊腐敗的市政。他提倡過激的民主政治，援助工會的工人。他用種種方法試驗報紙的標題和編制，加以改進。不上五年工夫，觀察者日報在美國西部已經成爲贏利最多的報紙了。

過了八年之後，赫斯特把他的勢力伸展到紐約去，把晨報買了過來。晨報在他的主持下，業務蒸蒸日上，其發展的規模比觀察者日報還要偉大。晨報銷路激增，漸有打倒普利哲的世界日報之勢。在普利哲和赫斯特明爭暗鬥之下，聳人聽聞的黃色新聞更有發揮其威力的機會了。兩家報館爭聘著名的作家，到各地去採訪動人觀聽的新聞。大小的鉛字都有不可思議的吸引力；報上增刊有色的長篇滑稽畫；文字間點

綴着素描畫和漫畫。報館又不時爲孤兒、狗兒、或甚麼社會事業舉行募捐運動。時評上自我宣傳的話弄得震天價響，中耳欲聾。這樣地奮鬥了十個月，赫斯特已經使晨報的銷路由二萬份增加到四十萬份，而且又附刊了一種晚報。

在這推進報紙銷路的鬥爭中，古巴受西班牙壓迫的問題成爲最適當的材料。赫斯特和普利哲爲激動大衆情感起見，雙方勾心鬥角，不惜化費千萬元的金錢，派遣大批美術家、攝影家、和新聞記者，到古巴去偷竊電報，偽造消息，淆亂視聽，甚麼手段都做出來。結果這兩種報紙的銷數都達到一百萬份；西班牙與美國之戰，大部分也是這場新聞事業的鬥爭造出來的。

近來有許多關於赫斯特的文章，都說他是『不可預測』的人，是『啞謎』，是『神秘人物』。我們覺得他是個『啞謎』，因爲我們不了解他，因爲他的言

行是不一致的。他是矛盾的集合體；只有他自己才是一致立場的根據。

昨天他所擁護的人，今天也許會受他的斥罵。他對同一問題，在紐約作正面的主張，在芝加哥也許會作反面的主張。今年他攻擊墨西哥，明年也許會成爲墨西哥的好友。他始終反對公司的制度，可是自己的機關便是依公司條例組織起來的。當他的報紙竭力在鼓吹『買美國貨』時，他自己却在坎拿大和芬蘭買紙，在英國買雜誌和作家，在威爾士和西班牙買城堡。當他的時評在攻擊軍火商時，他的星期雜誌却刊登了關於愛國和憲法的文章，及軍火商杜邦家人的著作。他開頭是反對『特權』的；可是最近當美國總統羅斯福發出同樣的言論時，赫斯特却在時評裏主張說，那些有才智去取得特權的人，都應該享受特權，又暗示說，羅斯福的言論有點共產主義的色彩。

這種朝三暮四，反反覆覆的矛盾言行，一定會使甚麼事業都一敗塗地，可是報紙事業是例外的，因為報紙是以迎合人類較下流的本能為手段的。赫斯特的社評對於讀者的影響幾乎等於零。他所發動的競選宣傳運動都不能獲得最後的成功。他所擁護的政治家差不多每次都失敗；政治家很怕做赫斯特的仇敵，可是同時也不願請求他的援助。

他的私生活怎麼樣呢？他的住宅在紐約江邊大道，室中滿擺着銅像，拿破崙啦，該撒大帝啦，足踏巨龍的聖喬治啦。赫斯特是着了『做皇帝』的魔嗎？否則他何必買了那麼多地產，宮殿式的房屋，動物園，天花板，壁爐，帷帳，藝術品，古董，和城堡呢？否則他何必天天請了幾十位賓客在他的公館裏住，好來陪他在富麗堂皇，莊重嚴肅的空氣中進餐呢？他所買的東西真是太多了，房屋裏擺到沒有地方擺，只好放進倉庫。他

的慾望是無止境的；他不但收買東西，而且也收買人，把人收買了又再拋開。他有一句很著名的格言，就是：他的報紙不但應該記載新聞，而且也應該使已發表的新聞成為事實。這種追求權力的意志不免會轉到政治上去。可是他在這方面遇着挫折了，他想做美國總統，他吸引了大批的政治信徒，在他的無數僱員中組織了一個政治團體，可是他結果連一個州長或市長都得不到啦。

赫斯特個人的寬容，慷慨，和善，與毅力無疑地是值得稱許的。他從事新聞事業，目的不專在贏利，他曾爲了擁護某些主義，提倡某些事業，毅然決然犧牲報紙的銷路和大量的金錢；他不是個利慾薰心的人。他替某部分的社會大眾製造了一些適當的讀物，因而賺了百萬金，可是這並不是他故意弄出來的，因為他的趣味根本就這部分的社會大眾一樣；他和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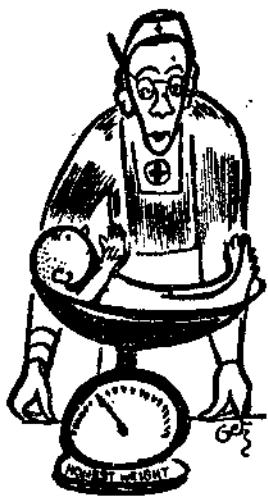
的報業鉅子諾克里夫爵士(Lord Northcliffe)一樣，是一個屬於黃色新聞的人物，所以他的事業才會那麼成功。

赫斯特在報業上有功有罪，不可一概而論。他使新聞事業成爲偉大的社會企業，擴大了『新聞』一詞的意義，使報紙重新成爲服務社會大眾的工具。他提倡許多有益社會的事業，又暴露許多官場的黑幕。他提高了報紙工作人員的報酬。他的新聞政策和文章打破了舊式的偏見。他的報紙的社評在智識份子看來也許很可笑，但事實上却曾左右了一般不大讀書的人的思想，使他們讀到一些好書，接觸到一些偉大的觀念。他的報紙也介紹了吉卜林，韋爾斯，蕭伯納，和邁理斯這些現代偉大作家給美國讀者。

在另一方面，他的錯處也應該提出來說一說。他的注意點不在重要新聞，而在動人觀聽的新聞。赫斯

特系的報紙對任何被控告者，是會毫不猶豫地加以公開審判的，對任何人的私生活，是會毫不猶豫地加以暴露的。由專門職業的意義上說來，新聞事業是被他破壞了。他雖然使無書可讀的社會大眾天天得到讀物，可是這些讀物多半是曲解和偏見所織成的東西。他一方面摧毀了種種的偏見或愚昧的觀念，另一方面却造出了新的偏見或敵對的態度。他曾把第一流的作家介紹給社會大眾，也曾介紹了一些瑣碎無聊的東西和聳人聽聞的材料。

赫斯特是動人觀聽的新聞的大量出產者，正如別人是汽車，浴缸，和留蘭香糖的大量出產者一樣。你無論怎樣罵他，不出版有利社會的報紙，也是無濟於事的。他要出版一些銷路很好的報紙，正如軍火商要製造一些銷路很好的軍火一樣；你如果了解這一點，對他便不會多事苛求了。



侏儒只怕一樁事情，就是怕人家叫他們做「矮子」。『矮子』是個畸形的小人，頭部和常人一樣大，兩腿很短，而侏儒却是個小型的成人，身體各部細小，可是十分均勻。

侏 儒 世 界

三 思

Charles H. Lea 原著。節譯自一九二六年倫敦“Windsor”雜誌。

如果你長成的時候只有四尺高，你要幹甚麼事情呢？身材這麼細小的人，尋找職業的機會不多；而且縱使你找不到職業，你跟身材正常的人來往，也是有許多不利的地方的。

頂好的辦法或者是加入侏儒旅行團去獻藝，靠你的細小身材去生活。許多小傢伙都是從事這種職業的。作者曾和一羣侏儒同住了一些時候，覺得他們是很可愛很可羨慕的人類。

侏儒只怕一樁事情，就是怕人家叫他們做「矮子」。『矮子』是個畸形的小人，頭部和常人一樣大，兩腿很短；而侏儒却是個小型的成人，身體各部細小，可是十分均勻。有時人家跑來看侏儒，每以他們不是下等動物為怪；侏儒遇到這種情形是不以為意的。人家常常愛上他們，要立他們為繼嗣。探望侏儒的人差不多都在不知不覺之中，用一種孩子的聲音和他們說話，忘記他們也是成人，例如史多達（George Stoddard）雖則只有三尺二寸高，却已經三十四歲，而且已經結了婚。

有些侏儒確很有小孩子的體態。世界最小的美麗英國小姐高地華女士 (Lady Godiva)，雖是個大年紀的人，可是只有三尺二寸高，看起來完全像個女孩子。然而她所談的倒都是成人的事情；當她在侏儒劇院唱歌時，她的才藝跟身材平常的藝術家一樣好。

你只要和侏儒們住一兩天，便可以看見他們是一對對兒，而且有些男女顯然是會做終身伴侶的。當侏儒舉行婚禮時，禮拜堂附近沒有一次不是擠滿了人，斷絕了交通。有一次，克蘭女士 (Eva Crane) 與史多達將在英國勃里士陀結婚；消息傳出去之後，有十萬人擠到車站等候火車。勃里士陀各禮拜堂都是人山人海，大家切望參觀婚禮，可是不知道他們將在那間禮拜堂結婚。他們的婚禮延到兩年後才舉行。後來當他們真的在約克結婚時，該地幾乎發生暴動。

一九三〇年，一個名叫雅蘭 (Winnie Yelland) 的女侏儒，和一個身材平常的男子在倫敦結婚，觀者擁擠不堪，市政當局只好派出大隊警察去維持秩序。談到這裏免不了提到一個許多女人似乎很想知道的問題：就是，侏儒會生小孩子嗎？如果會的話，孩子將來也會成爲侏儒嗎？

女侏儒和平常女人一樣地會生小孩子。這些孩子有時是侏儒，有時不是。非洲有一個三尺高的女侏儒，她的兒子在四歲的時候已經比她高。侏儒研究專家羅柏 (Fred Roper) 認識一個侏儒，兩個兒子的身材都在六尺以上。一個兩尺高的英國人有一個比他兩寸的妹妹。李台爾 (Ledaïr) 孿生女都是侏儒。有個名叫史突里 (Ronnie Street) 的侏儒只有三尺六寸高，在學校讀書時常常騎狗出去，和人家騎馬一樣；可是他那業農

的兄弟却有六尺高。我們不能作概括一切的定則。我們只能說，僑生常人，比常人生僑較有可能性。

非常態的人身體往往不很健全，但羅柏所認識的僑生却不然。他們都非常聰慧；有的能說幾種語言，有的是唱歌家和舞蹈家，有的是很巧妙的乘腳踏車者和賣藝者。他們全都喜歡游泳及其他運動，每年用許多時候作日光浴和體格訓練。他們所吃的東西跟常人一樣，而且也吃得一樣多。他們的嗜好也與常人無異，多數男僑和一部分女僑煙癮很大。不幸許多店員以為他們是未成年的孩子，不願賣香煙給他們。因此他們須托常人代買香煙。有時當他們走進商店，用足踢着櫃台去引人注意時，店員以為他們是頑皮的孩子，出口辱罵他們。公共汽車的賣票員也常常以為他們是學童，不向他們收全費。

因為傳統的關係，僑生都很喜歡過賣藝生活，沒有一個願意過普通家庭生活。著名的僑生史突里說：

「如果我跟身材平常的人們一塊兒生活，我一定會覺得許多不便，因為他們會自視甚高，用謙讓的態度對付我。我在僑生社會裏，可以過着安閒自在的生活；我是他們的一份子。在高度相等的人們中，我很快活。試想叫我跟身材平常的人玩棒球吧！可是我跟僑生們玩棒球時，覺得我不是僑生，而是常人。」

本刊第十五期一七四面末行『水準使她不得想法來報復意國那艘新艦的』應接排第一七〇面末行，因被手民誤植，張冠李戴，以致意義不大明瞭，甚為抱歉，特此更正。——西風編輯部啓

小傑作 胡悲

—Oscar E. Millard原著，節譯自倫敦人人雜誌。

胡悲小傑作：

在世界上無論甚麼時代甚麼國家，都有創造小人國傑作的天才。在十六世紀時，英國伊利莎伯女王收到一條金鏈，是由五十個小圈接成的，這些小圈小得幾乎看不清，非用黑地做背景是看不出的。爲要顯示其分量的輕微起見，製造者把鏈子纏在蒼蠅身上，蒼蠅可以從容不迫地飛起。做這條小金鏈的人是一個打鐵匠。

有許多人在穀粒的表皮上試其妙技。一位已故的法國科學院院長，有一次，接到一位學生所送的一粒小麥，上面寫着一句句，一共有二百二十一個字。有一位名叫法巴的西班牙人，技術更爲精巧。他造了

一輛馬車，大小與米粒一樣。用放大鏡詳細察看，可以看出內部的裝飾，色色俱全，非常完備。

有一位瑞典人也做過一件同樣精巧的作品，他刻了十二片象牙浮雕圖，又薄又小，嵌在一粒胡椒子里。把這粒胡椒子裝飾刻字以後，送給教皇保羅五世。

我們想到中世紀時工人所用工具的笨重，又曉得這種雕虫妙技在中世紀最爲時行，就會覺得非常驚異。老修道士對於此技，尤其高妙。有一位波蘭修道士，把希臘大詩人荷馬的『伊里亞特』(Iliad)全篇寫在一張小羊皮紙上，把這張羊皮紙捲起來，可以擺在胡桃殼裏。比利時魯文大學(Louvain University)圖書館有一件可貴的寶藏，是一本十五世紀的『時間之書』(Book of Hours)，寫得非常清楚美麗。可是比錢還要小。後來德國還有些更小的袖珍字典。祇要把一張郵票貼在封面，便可以把這些小型字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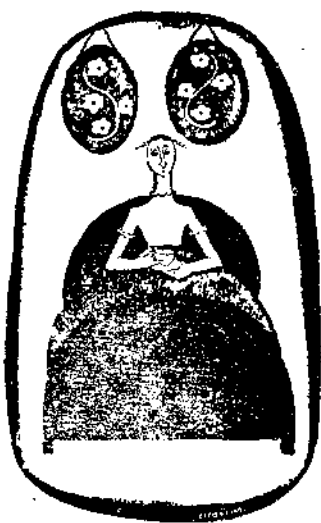
完全遮沒。可是用放大鏡一照，便可以舒舒服服地看。製錶匠有更可驚而比較實用的技術。市上有一種走得很準確的錶，小得可以擺在像私人小圖章那樣小的指介上。還有一種小照像機，縫在衣裳的夾裏，不至於有凸出來的痕跡，鏡頭像小鈕子一樣小。

俄國與捷克的農民，把貝殼浮雕與小型繪畫兩種藝術合併起來，費了許多工夫，造成一種靈巧的小木人，大約祇有小鉛兵一半大小。這些小木人有各色各樣的姿勢，用自然色塗抹上去，看起來栩栩如生，有一頓放大的照像，看起來竟像活人。中國人也精於小型雕刻，可是技術不像斯拉夫人那樣完美。

普通人不但喜歡不能動的小物件，也喜歡小生物。日本人花園裏有一種小樅樹，祇不過有草葉那樣高，這是一種有名的小型園藝術。幾年前這種對於小物件的嗜好風行一時，竟有人養出一種矮狗來，是利

用混種的辦法，和用適量的杜松子燒酒產生出來的。北歐純種的“Pomeranian”狗，素來是被認為最小的狗，直到後來產生了一種歐洲種的粗毛狗，祇有老鼠一樣大。還有一種更小的矮種狗，也有其特殊美麗的地方，名叫蝴蝶犬，這是矮狗中的傑作。純種的蝴蝶犬比老鼠還小，祇不過腳稍長一點，重量祇三英兩。

有許多工程師，為要打破最小的紀錄起見，造出許多小東西來，其作品比中世紀工人所造的靈巧得多。倫敦有過一隻最小的電氣火車頭，叫許多學童興奮得不得了。可是這個火車頭的紀錄，終於給小型的自奏鋼琴打破了，這個鋼琴能自奏作曲家叔伯特的夜曲，彈起來有鋼琴大家演奏之風。這鋼琴大小和火柴盒差不多。可是這也不能與美國一位工程師所製的小發動機相比，這發動機中機件樣樣齊全，能產生不到千分之一的馬力，小得可以藏在掌中。



社會應該注意墮胎業的悲劇，腐化，慘酷，和黑暗。

墮胎黑幕

許以牧

——A. J. Rongy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七年二月號美國水星雜誌——

近年來美國的墮胎業扶搖直上，飛黃騰達，每年做了美金一萬萬元的生意，使醫生和社會學家吃驚不置。根據最可靠的統計，美國女人實行墮胎者每年在一百萬人以上，在都市區域，有一個向政府登記的嬰孩出世，便也有一個嬰孩因墮胎而死。雖然有無數的可憐女人因不合法的外科手術而受傷，殘廢，或死亡，可是那些以保障社會道德自命的道貌岸然的紳士，對墮胎這個問題還是深惡痛絕，不願加以討論。他們以為拿這種罪惡來公開討論是一種下流的行為。在舊禮教的壓迫下，這個不快意的詞字甚至在辭典裏也只有極簡單，極不重要的解釋。這真是值得嗟歎惋惜的現象。

醫生因職業上的關係，對墮胎的罪惡感觸自然最深。他們

知道墮胎業已經變成一種多麼腐敗的生意，也知道它怎樣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上生起根來。然而，甚至醫生用嚴正態度討論墮胎的文章，也每每蒙着一層偽善的濃霧。幾年前，當我由醫學和社會學的立場寫好第一部討論這問題的書籍，預備在美國出版時，那些所謂上流社會人士都覺得驚惶不安，避之唯恐不及，因為我痛恨社會和醫學界對墮胎業那種一貫沾沾自喜，漠不關心的態度，在書中曾不吝氣加以攻擊。我的著作在英國出版之後，頗受現代大思想家葛理斯的讚許；可是在美國呢，威風凜凜的紐約泰晤士報却連該書的廣告也拒絕刊登啦。

雖然如此，空想和冀望是不能使墮胎行為消滅的。無論社會人士用甚麼方法去忽視，去避開這種罪惡，美國每年依然有

成千累萬的女人在實行墮胎；如果社會人士不想出適當的預防辦法，這種罪惡還是會繼續下去的。這些女人始終會受了社交上或經濟上的環境的壓迫，不得不實行墮胎；而社會上也始終有許多技術不良，利慾薰心的醫生，情願做這種生意。

實行墮胎的女人到底有多少呢？做這種生意的有執照和無執照的醫生及產婆到底有多少呢？這些都是難於置答的問題。墮胎不是一種「正當」的手術，所以要獲得確實的統計是不可能的。可是，以我過去的經驗和觀察而言，我相信在都市區域中，沒有一個家庭不和墮胎的問題有過接觸，不是近親遠戚墮胎，便是朋友鄰人墮胎。關於施行墮胎手術的女人的總數，言人人殊。陶實醫生 (Dr. Fred J. Tausig) 以美國每年二百五十萬臥床就醫的婦女為統計的根據，以為墮胎的婦女每年當在七十萬以上。然而，他又說，這個估價一定太低。我相信墮胎婦女的確數當有一百五十萬之多。

根據醫院的統計，在一百個墮胎的婦女之中，四十三人至少會施行過一次手術，三十四人會施行過兩次手術，十一人會施行過三次手術，一人會施行過四次至十五次的手術。在都市

區域，因墮胎的犯罪行為而死亡的嬰孩，一定跟生長起來的兒童一樣多，尤其是在上層階級的婦女中。至於墮胎醫生每年所得的進款總數，最少當有美金一萬萬元。

死亡率的統計尤其驚人。據美國紐傑西州公共衛生部勒微博士 (Dr. Julius Levy) 的統計，婦女因生產而死者，至少有百分之二十是由於墮胎；在懷孕首六個月內死亡者，百分之六十是由於墮胎。據陶實博士的調查，婦女因產後敗血症而死者，百分之四十五會受過墮胎手術；婦女因墮胎患傳染病而死者，比因生產患傳染病而死者多了七倍。不但如此，婦女因墮胎受傷，不久須受重要外科手術者，比因墮胎致死者多了五六倍。總之，這種驚人的事實和數字真是多得很；神學家、立法官、醫生、社會學家和有公共精神的市民看到這種情形，大約是會問道：『這種破壞法律的危險現象，為甚麼會發生呢？』

(三)

婦女並不喜墮胎；墮胎不是快樂的，而是痛苦的，同時很費錢。那麼，為甚麼有這麼多婦女願做這種不法的行為呢？答案只有一個。

一般婦女實行墮胎，隨時有死亡被發覺，或引起法律糾紛的危險。可是她們為環境所迫，只有這條路可走。如果社會不改善婦女的環境，那麼無論道學家用多麼嚴厲的話去斥責她們，無論法律用多麼嚴峻的手段去威脅她們，都沒有一點效力。我們試看下列的實例吧：

(一) 某高尚家庭的十三歲女兒和一個男中學生發生肉體關係而懷孕。她的父親是個大學教員，收入有限，沒有方法可以支付墮胎醫生所要求的巨量手術費。這個可憐的少女只好用其他更困難的方法去墮胎，結果嚐盡痛苦，而且殘廢終身。不消說，這個少女此後是在悲哀和慘痛中過生活的了；她的家庭因此在社交上和經濟上也瀕於絕望的危境。

(二) 一個女人曾以子宮切開術生過三個孩子，有一次偶然又懷孕了。醫院的醫生不准她墮胎；後來她請產婆墮胎，染敗血症而死。

(三) 有個三十八歲的女人，生過三個孩子，在她丈夫死後三星期，往醫生處舉行身體檢驗，發現已懷孕三個月。她曉得的時候驚慌異常，因為以她的心境和經濟狀況而論，她絕對不

宜再生孩子。醫生對她說，她的處境雖很特殊，可是法律不許她墮胎。她在失望之餘，只好去找不合法的墮胎醫生，結果如何，不得而知。

(四) 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和她父親發生肉體關係而懷孕。她母親發見這醜事時，馬上帶她一道到歐洲去，暗中設法使她在醫院生產。孩子出世之後，她母親便由國外寫信給朋友們，說她在歐洲有個遠房親戚的孤兒出世不久，她很喜歡這個孤兒，打算嗣立為女兒，帶回紐約來。這個孩子現在就住在紐約家裏，名義上是她父親和祖母的女兒，而事實上的母親却是名義上的姊姊了。這種特殊的家庭情形和這女孩的終身痛苦，都是不近情的墮胎律造出來的。

這一類的問題是醫生們常常碰到而無法解決的。

在普通情形之下，法律應該是會隨社會的需求而變遷的。然而墮胎律却沒有甚麼變更，這多半是因為立法機關尚受宗教禁條的重大束縛。墮胎律雖然那麼嚴格，可是那些不法的墮胎醫生還是生意興隆，大獲其利，而且逃得開法律的懲罰。這真是一個奇特的現象。

(三)

墮胎的行爲對於醫學界也有很多不良的影響。青年的醫生常常受了可憐的女人的慫恿，替她們施行墮胎的手術。他們常常無法抵抗這種不法行爲的誘惑，因爲在醫學上，這種手術的報酬最爲豐厚。同時，這種手術又不十分困難。願受墮胎手術的婦女摩肩接踵而來，醫生在辦公的幾個鐘頭內，便可以收到一筆大款子。墮胎的手術費普通是由二十五元至二百五十元以上。在美國發生不景氣以前，紐約有一個著名的醫生，專替上流社會婦女施行墮胎手術，每次取費至少二千元。技術高明的墮胎醫生，一天可以施行許多次的手術。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一個墮胎醫生去邪歸正，是十分困難的。

婦女實行墮胎者爲數日多，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人士受了所謂節制生育宣傳的結果，過分相信節育藥品的效力，這種情形在中等婦女界中尤其明顯。婦女因爲過分相信節育藥品，所以往往在意料之外受孕，結果自然是以墮胎爲解決難題的方法。普通人不懂得現在婦女所用的節育用具和藥品，還沒有一種十分可靠，還沒有一種可以絕對担保不懷孕的。

醫學界對墮胎問題的意見如何，很難曉得，因爲醫生遇到這個與業務有關的問題時，不是避開不談，就是含糊糊糊贊成一般人的道德觀念，很少願意發表自己的意見的。據我所知，許多醫生心中確是主張把現行的墮胎律加以改變，以適應社會的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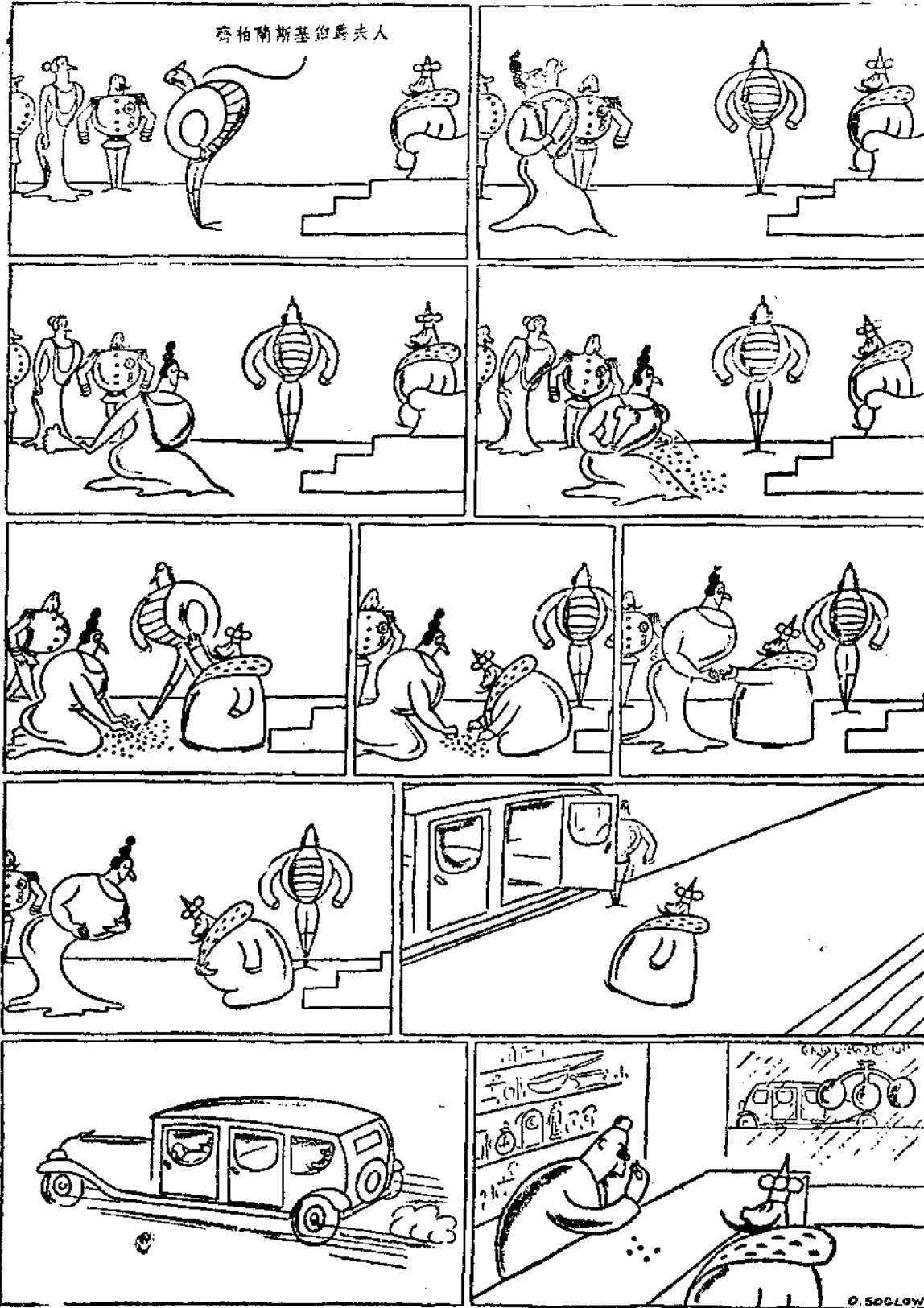
時至今日，開明的社會輿論對一般不願再生產的懷孕婦女的呼籲，委實不應再加漠視了。社會應該密切注意墮胎業的悲劇，腐化，慘酷，和黑暗。

西風信投函簡約

- 一、本欄歡迎西風讀者投函。
- 二、詢問或探討範圍暫限於社會，家庭，職業，婚姻，社交，心理，兒童教育諸門。
- 三、來函概須繕寫清楚，並須附寄貼足覆信郵票並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
- 四、凡在本刊公開答覆之信件，恕不另行郵覆。
- 五、在本刊公開答覆時，編者對於函中字句，有修改權。
- 六、投函人之姓名住址，由本欄編者負責嚴守秘密。
- 七、函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信箱。

墮珠

載載紐約客





自遠古的時代起，十六歲到二十五歲的日本女子，就從事這種海中的奇異職業，以維持她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了。

海底探珠 勃仁

——譯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上海大陸報——

日本的潛水採珠事業，真可以視為一種風流韻事。這種業務，完全是由女子包辦的。第一，她們潛在水底的時間，要比男子來得長久。自遠古的時代起，十六歲到廿五歲的日本女子，就從事這種海中的奇異職業，以維持她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了。她們這種由海底撈珠牡蠣的職業界內，是絕對不准男子闖進去的。

日本出產真珠的中心，是在三重縣屬的珍珠島。自從上古時代以來，那個地方就以產生潛水女子著名了。有一個時期，這些探珠女子，在潛水採珠的時候，

從腰部以上，是完全赤裸的。但是那個獲得珠業專利而致巨富的日本「珍珠大王」御木本幸吉却主張所有的潛水採珠女子，除布裙外，必須穿一件馬甲。

這種潛水採珠的女子，工作異常辛勤，甚至在臨盆的前夕，她們還是繼續這種潛水採珠的工作。她們的皮膚，被酷熱陽光的曬射，由細嫩而變為粗糙，由雪白而褐赤；她們的頭髮，受海水鹽質的沖洗，也由漆黑而變為淡紅色。她們所受的風吹雨打，日晒浪擊，和老於航海的水手，或漁場的漁婦，絲毫沒有兩樣。

日本的採珠女子，不但到海底摸真珠以充貴族太太們的裝飾品，她們在田莊農場和家裏，還要一樣地努力操作。因為她們須維持她們的弟兄、父親和丈夫的生活。在產珠地方的男子，大都是游手好閒地在村莊的酒館和茶樓徘徊談天，飲酒作樂，不事生產的。

這種潛水採珠的女子，很年輕就出嫁的，因為在維持家人生活方面，她們的父母，視她們如同掌上珠。要是她是個採珠姑娘的話，在嫁人之後，甚至在家道小康的家庭裏，一般輿論，還是希望她仍舊操着她的大海職業。如果她爲了結婚的緣故，而放棄這種遺傳的體面職業，在村中的老前輩看來，她是很丟臉的。

幾百年來那裏的女子，都被僱去栽放和撈採那種經人培養的真珠。這種真珠，在世界的珠寶市場上，幾乎要完全佔取那種價值昂貴和來源稀少的天然珍珠的地位了。她們所用的採珠方法，真值得說一說。

採珠的手續，是這樣的，一小隊的採珠女子，穿着雪白的衣服，乘着舢舨，口裏唱着『真珠歌』或民謠，向海中出發。舢舨划到珍珠養殖區之後，她們就用白布把頭部包紮起來，以免頭髮遮沒她們的視線。並戴着四周用玻璃配成的面罩去保護她們的眼睛和鼻孔，使不至於受海水鹽質的刺痛。

小舢舨划出了水深十五尺的地點，即栽植珠牡蠣的區域，就把錨拋下了。那些採珠的女子，就潛入水中，每人繫着一隻浮在水面的大木桶，以便放置珠牡蠣。在那些美人魚潛入水中之時，和他們由海底帶着許多珠牡蠣搖身出水之時，那種活躍的景象，真是動人極了。

他們這樣入水摸珠牡蠣，一氣約略工作一小時，然後休息兩小時。休息過後，再潛水一小時。她們每日所得的工資，約有日金三十分至四十五分之譜。在日

本，女子能得到這樣的工資，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日本的「珍珠大王」御木本幸吉，現年已經八十歲了。她向日本政府租借珍珠島周圍五十海哩的洋面，作為珠牡蠣的培植區，僱用潛水女郎數千人，每年共產珠牡蠣五百萬顆。

在御木本幸吉的珍珠培養場內，培養珍珠的手續，是將牡蠣種放入海底的擇定地點，畜養三年。經過三年之後，再把牠們撈起來，這時那些牡蠣已經生長為幼牡蠣了，就移植在海灘的眞珠培植場，那裏有許多專家，將那些牡蠣加以極精細的解剖，使牠們成為眞正產珠的牡蠣。

經過這種手術之後，就把那些牡蠣放在鐵絲籠內，懸在離水面約十呎深的水中，經過七年的營養和極小心的照顧。復用各種方法，去保護牡蠣，免受牠們的水中死敵——章魚，冷流，海盤車，腹足動物和極微

小的生物——的侵害。

她們把產珠的牡蠣取上岸之後，就把牠們剖開，將其中的眞珠拿出來，並加分類。據說，在牠們生長的七年中，百分之二十，歸於死亡，又有百分之二十，不能生產眞珠。其餘的牡蠣，尚有一大部份，其所產的珍珠，品質惡劣，所以所剩能產生完好眞珠的，為數極有限。眞珠經過洗滌，分類和磨光之後，就寄到東京去，再加修飾，然後鑲嵌在胸針，指環，耳環上，或串成頸飾。這種培植的眞珠，每年運入美國發售的，約值一千萬元。日本珍珠的價目，僅為錫蘭澳洲和波斯所產的四分之一，所以銷路極暢。

分辨珍珠眞假的簡單方法，是將珍珠放在舌頭上，眞的眞珠，是會覺得冰冷的，假的眞珠，因為會吸熱氣，所以一觸之後，就會覺得溫暖。這是經驗之談，愛好眞珠的女士們，幸勿河漢斯言。



書評

世界新聞探訪記 羅一山

"WE COVER THE WORLD."

美國著名駐外通訊記者萊昂士(Eugene Lyons)編。一九三七年紐約
Harcourt Brace & Company書局出版。全書四四一頁。定價美金三元。
(本文節譯自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上海中國評論週報。作者任玲遜)

這部書是十六位美國著名新聞記者合作而成的，書中充滿着趣味濃厚的故事，和他人所無的重要新聞特寫，大都是把從前已記載過的事件作有系統的敘述，有些則是初次發表的。這是一部能引起一般人的興趣的書，也是報界工作人員的必讀書。一般人要得到這種讀物是不很容易的，因為只有經驗豐富的駐外記者才寫得出這種材料；而報界工作人員則

可由此書學到探訪新聞的巧妙方法。

報紙天天刊載各國的消息，這邊發生革命啦，那邊發生戰爭啦，又有甚麼瘟疫啦，世界會議啦，政治上的陰謀啦。一般的讀者看到這些新聞時，也許沒有得到甚麼感觸，只不經意地嘆一聲『世界要變成個甚麼樣子呢？』吧。他不知道駐外通訊記者有時是冒了很大的危險，用生命去換來一個消息，使你我可以知

道世界現在的情形。在國外工作的新聞記者所過的生活真不是舒服的。他須應付種種的阻礙，如新聞檢查官的留難，各式各樣的官樣文章，不熟識的環境，和語言上的困難；他須有苦幹硬幹的精神和毅力，度着艱難的生活，接到報館的命令幾小時後，即束裝到他處去，在各種的情境下旅行，在戰爭的時候，隨軍隊在鎗林彈雨之中到處探訪消息，在污穢的小旅館裏給臭蟲咬，吃惡劣的菜肴，身體四肢隨時有被傷害的危險。他在探訪新聞的時候，永遠須和時間競賽；他須用最敏捷迅速的方法，獲得正確的事實。

例如，我們在過去幾個月間天天讀到西班牙內戰的新聞，可是當我們讀過本書中密勒 (Webb Miller)——即我找不到和平 ("I Found No Peace") 的作者——的『西班牙的世界小戰爭』 ("The Little World War in Spain") 那一章時，我們就

覺得報告這椿驚天動地的時事，真不是容易的事情。威爾斯 (Linton Wells) 的『阿比西尼亞的劫掠』 ("The Rape of Ethiopia") 一章，也使我们曉得在現代戰爭中探訪新聞的困難。

編者萊昂士自己也寫了一章『波斯的插曲』 ("Persian Interlude")。他在編輯本書的時候，給各記者絕對的自由，讓他們用自己特有的風格，把他們在所駐國中所得的印象，和探訪新聞的重要經驗描敘出來。在這些記者之中，有兩位是以『中國通』聞名的通訊記者，一位是紐約泰晤士報的駐華記者阿賓 (Hallett Abend) 還有一位是前任基督教科學勸告雜誌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和聯合電訊社駐華記者，現任上海英文大美晚報編輯高爾特 (Randall Gould)。

在這部書中，要說那一篇是最好的文章是很難

的，而要說那一篇比較無趣味，尤其困難。每篇文章都有新材料，有幾篇的確是把探訪世界新聞的內幕全盤暴露出來了。總而言之，這部書叫做『世界新聞探訪記』真是名符其實。

除上述諸位記者之外，為本書撰文的尚有——
James Mills, Karl Von Wiegand, Frazier Hunt, Negley Farson, Junius Wood,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George Seldes, Mary Knight, Frank Hedges, H. R. Ekins, Jack Starr-Hunt 等人，都是世界各國數一數二的新聞記者，其所撰作的通訊，受到千萬報紙讀者的歡迎。

獨有的重要新聞通常確比獲得航空獎券的獎金還要難，可是這些記者告訴我們：有些新聞是完全靠開創力，恆心和忍耐得來，有的則純粹靠運氣。你們記得意國侵略阿比西尼亞時，阿皇塞拉西為避免

國土全部被佔起見，曾暗中與美國美孚火油公司訂立合同，將阿國領土中一半的煤油及鑛產富源交給該公司開採。這件事在秘密中接洽，外邊沒有一個人知道，可是却給美國記者密爾士 (James Mills) 探得了。他在『環球探訪要聞記』 ("Scoop-Hunting Around The World") 一章裏，曾把探訪這『李凱特煤油特許』 (Rickett Oil Concession) 事件的新聞的經過情形敘述出來。這一則他家報館所無的，有系統新聞，便是靠運氣得來的。

這新聞在報上發表之後，全世界人士大為轟動，大家都認為是『一個最聳人聽聞的空前大故事』。這個故事的內幕是在本書中初次暴露出來的。密爾士說他完全是在偶然的機緣中探得這樁大案的。李凱特當時只把這個秘密告訴他和另一記者，即代表倫敦每日電訊 ("London Daily Telegraph") 的

已故著名戰地通訊記者腓立斯爵士 (Sir Percival Phillips) 他獲得這個消息後，即急電紐約聯合電訊社報告。可是這個消息委實太驚人，所以電訊社當局一時不敢相信，以為或者是謠傳，遂立即電密爾士，要他提出絕對可靠的證據。後來密爾士回電說，這個消息是由當事人李凱特親口說出來的，聯合電訊社至是才把整個故事發表出來，成為當年一篇最偉大的獨有重要新聞。有些轟動世界的獨有重要新聞却是有意製造出來的。例如齊伯林大飛船一九二八年十月第一次橫越大西洋飛行，及一九二九年八月第一次環球飛行，都是經過赫斯特系報紙國外主要通訊記者偉干特 (Karl Von Wiegand) 的多方接洽，才成爲事實。美國報紙大王赫斯特出鉅資供給這兩次大飛行的費用，因此赫斯特系的報紙能夠得到那些獨一無二的新聞特寫。

芝加哥日報通訊記者法生 (Farson) 在『印度怨恨之歌』 ("Indian Hate Lyric") 一章裏敘述探訪印度民族英雄甘地被捕消息的始末。他說英人怎樣使印人得到一種『可怕的，不可消滅的下等錯綜心理』，又說他怎樣戰勝英國在印度的新聞檢查機關。當時法生根據親眼所得到的印象，將甘地不抵抗運動及英國警察驅散甘地信徒的集會的情形，寫了一篇洋洋二干言的電報。可是英國檢查機關把這個電報扣留起來，不准拍發。後來法生揚言將致電倫敦國會某議員，托他在下議院提出質問；檢查機關聽到這句恐嚇的話，沒有辦法，才讓那個電報發出去。現在因爲篇幅關係，不能把書中每章都提出來說一說，可是這並不是說其他未提到的各章，便沒有一讀的價值。我已經說過，這是一部能引起一般人的興趣的書，也是報界工作人員的必讀書。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編譯

第六十六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你不曉得我在寫這封信上的日期時，心裏覺得多麼惶恐。日子像火車兩邊的電桿那樣地飛過去，其速度真令人難於置信。九月八日已經過去，而我還有整整一齣四幕劇不會修改好。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劇本啊！愛蘭，愛蘭，你真的讀過難於逆視嗎？真有人能把它讀完嗎？這個劇本使我生氣。

啊，我並不忽略『身邊的材料』在我身邊的人不至受到冷淡的待遇：人生有時是一場很長的戲；在別的時候則很沈靜。我有一個習慣：當我不能安心工作的時候，我總會攬着那個最近我的女人，把她緊緊地擁抱着，使她透不過氣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不至於有被忽略的感覺，而且在經過開頭的震驚之後，也不至於覺得憤恨填胸。當她替我做一點甚麼事情的時候，我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埋怨的話可說，而這種埋怨的話是比用美妙的答辭的話去侮辱她，更加有趣的。女人覺得我所缺少的不是小東西，而是大東西。我的袋裏始終充滿着談情說愛的零錢；可是這是幻術的錢，不是真錢。章白太太是個非常伶俐機敏的人；她會談到她為甚麼不會像其他女人那樣成為愛情的俘虜，她解釋說，『你不能跟幽靈發生戀愛；蕭伯納在這方面便是一個幽靈，不是有骨肉的人類。』你也許可由這句實話自作推斷：縱使我懂得這句話的意思，我現在也懶得向你解釋。我喜歡女

人（一千個女人之中喜歡一個）這的確是事實；可是我對許多別的事情也很熱心。在多數女人的眼中，一個男人和她的一生便是她的世界。我需要全世界的人民和歷史上的時代來吸引我的注意，使我認真起來，使這個寫作的機器（蕭伯納便是這個東西）可以在最大的壓力下，以最高的速度工作；在我的心目中，戀愛僅是一種消遣和娛樂。親愛的愛蘭，你對於一樁事情有絕對的把握，絕對沒有一些疑懼，才能夠做得十分美滿；這一點你無疑地已經覺察到。爲了這個原因，那些跟我發生戀愛的女人使我煩惱，使我受苦，跟我吵鬧，演了許多場的活劇（可惜她們不能表演），嚐盡痛苦，毀壞了她們的健康和美麗，而你呢，你却能拋棄我，像我拋棄裘麗亞（比方說）那麼容易，同時你却是我的幸福的寄托所和逃難所，你對大家（我也包括在內）的顧愛，是比裘麗亞對我一個人的顧愛更週到的。爲了同樣的原因，唉！我表演情人一角，才表演得那麼窮兇極惡地好，甚至那些很聰明的女人，明知我這樣一個人有存在的可能，也不敢相信我便是這個人。我的熱情已經充分激動起來了——呵，你曉得的：你這賤人，你自己也會激動過熱情的。

你注意到這封信是由八日開始寫的嗎？今天已是十四日，而我那個可憐的劇本難於逆觀連一半，也還沒有弄好。我真希望能在最短的期間把它趕好，而同時相信我的著作無懈可擊！因爲你曉得，我現在想把那兩篇序文寫起來的。我的肚裏滿是現成的材料；然而我還須慢慢地、慢慢地把那些瑣碎的地方更正一下，標點一下，改造一下。這真是可怕的工作，而且我對韋白夫婦的著作還得助予一臂之力；因爲他們也想在極短促的期間完成一份偉大的工作，縱使我們三個智者通力合作，也有點不能從容應付之虞。瑣碎的地方最費我的時間。你

不會希望有一個鬼怪可以替你做那一部分普通人也能做的工作嗎？胡說八道！這樣空口喊叫是毫無用處的！

現在是午餐的時分了，而且有一位客人要來找我。

我用整個心靈和整個肉體愛你，用正當和不正當的方法愛你，用一切可以愛女人的方法愛你。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九月八日於蒙穆斯郡 (Mornmouth)

第六十七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原來你就是這種東西嗎？幽靈！幾個月前，當你贈我一張玉照時，我曾在你的玉照下寫了『一個幽靈』等字。在這張照相裏，你把頭轉了過來，露着快活而神氣活現的樣子。現在看來，韋白太太的印象是和我一樣了。

我現在到威爾士來了。這是第一次。我在這裏所碰到的一些人似乎都很溫雅、聰明，而狡猾（是狡猾，不是怕羞）！我打算在兩星期後（十月四日至九日）到努定漢的皇家劇院（Theatre Royal）去表演。

我昨天參加一次宴會（我的天！）今天身邊便有一個緋紅色的美麗金屬禮物，是人家為讚頌我的美德、美色和天才的。我接到這禮物後，覺得自己是一個多麼不可救藥的傻子啊！這種舉動多麼無聊啊！他們又是多麼客氣啊！我在那邊整整坐了三個鐘頭；當他們在大演其講時，我却非常想念你。我正在想：你一定很疲倦，坐在桌邊斟酌那些標點，一定弄得背脊酸痛，頭昏腦脹。你的勞苦幾時可以完畢，那個孩子幾時可以出世？如果辦得到的話，我真想乘一條魔術氈，飛到你的神聖的頭上，向你輕揚雙手，用我的唇兒溫柔地撫摩你的櫻色的（？）頭髮；你雖則看不見我，可是我要低聲向你耳語，說我在你的身邊，說我愛你，雖則我無法表示我愛你到甚麼程

度，（沒有一個人能表示得出來！）然後又跳回到我的魔術氈上來，回到——這個地方來。

我的愛人，我永遠是你的

E. T.（愛蘭黛麗）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六十八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譯者按：在一八九七年九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這個期間，蕭伯納曾作數信給愛蘭黛麗。這些信件均已遺失，至為可惜。

我聽見你覺得疲倦，很掛念你。潘且馨女士在那裏呢？你相信我的話吧，最壞的女人也比最好的男人更好。你是個大公無私的人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你便是個難得的傢伙了。當我那次跟一羣新聞記者同乘一輛討厭的吸煙車時，我把你譏笑得多麼厲害啊！當我第一次碰見你時，我真希望有機會可以陪你驅車在新鮮的空氣中漫遊，到現在還是這麼希望着。我不希望你開口說話，只要你坐在我的近旁，跟我一同享受新鮮的環境，有時寫作——如果你願意的話——有時休息。我想你所患的可怕的感冒症現在大約已經告痊了吧。可憐的人兒，醫生們幹嗎不能醫治這種病症？這種病症真使患者束手無策，痛苦不堪。我前天晚上乘車到設斐爾德去看李區特先生（Mr. Richter），聽了一些令人神蕩魂銷的美妙音樂。李區特真是一個多麼樸實可愛的傢伙啊。隔了一天，我覺得非常難過。音樂往往使我覺得這樣。呵，我必須把放在盧倫士（註一）那邊的鯨夫之屋還給你。我把這本書留了這麼久，真對你不住。這個劇本非常有趣，可是——

最親愛的，晚安。我對你說再會，把你壓成肉醬！

（註一）Laurence Irving 係亨利歐爾文的兒子，為當時伶人，曾與愛蘭黛麗合演過戲劇。

多謝你寫給我的信。我在這些外省的地方過着可怕的生活，唯有你的信使我——

你的Nellen（愛蘭黛麗）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六十九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你說，「這也許全是笑話嗎？」我無論由甚麼觀點上，都看不出這是笑話，可是，叫我結婚嗎？精神健全的人那一個會想到這一點呢？我是不會想到這一點的。

有時如果愛狄不在身邊，而我又知道推狄的心給他的老婆和那羣孩子佔據了去，同時亨利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的工作上，在這種時候，我似乎覺得我願意去找一個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身上的人，縱使他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五分鐘，我也會感到滿足的。可是這種孤獨的感覺（這確是孤獨的感覺，孤獨和妒忌混合起來，真是討厭！）在愛狄走近我的時候，便馬上消滅了。我想我一生只有對他一個人生過妒忌之念。人家以為她願愛我，我却不以為然。我永不會用我的愛去煩擾她，可是，呵，她有時是會多麼無情地把我的心割成碎片啊，雖則這看來並不是她的本意！

你這麼關懷我的事情，在信裏提出這些賢明的辦法來保護我，真是個可愛的人兒。願上帝祝福你。我要吻遍你的全身，來報答你的盛情。

在你一星期前給我的信裏，你說我再嫁的舉動會使愛狄傷心。你忘記在愛狄出世之後，我已經再嫁過了嗎？我是為她和推狄的緣故才再嫁的。我現在知道這是一個錯誤的行爲，可是對她並無害處，雖則也無益處。

我多麼希望接到你的信息啊。我知道在我們的通信中，最近的一封信是你寫的，可是你是個寬仁和善的蕭伯納，又是最親愛最寶貝的人兒，所以我希望你再寫信給我，信裏充滿着恩愛和對別人的眷顧關懷。我不久就會覺得你對我確有一點真正的愛情了。我把我那蘇格蘭人撇下在格拉斯哥。他還是跟從前一樣；我現在有點痛恨他，雖則我澈頭澈尾地崇拜他，敬重他。只要他們觸我一下，我便可以心滿意足地瞑目而死了。

再者：愛狄，盧倫士，和四個別人在這裏用午餐，高聲喊吶，大家同時在發言，吵鬧不已，我就在這個環境裏寫信給你（滿紙塗鴉，真不知道寫些甚麼東西。）我多麼希望你現在在我的身邊啊。

E. T. (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四日於愛丁堡皇宮旅館

筆 花 陳更生

不經黑夜之路，就不能達到黎明。
我底房子對我說：『不要離開我，因為這兒住着你底過去。』

路對我說：『來吧，跟着我走，因為我是你底將來。』
我對我底房子和路二者說：『我沒有過去，我也沒有將來。如果我留在這兒，在我留之中有一個去，如果我去了，在我去之中有一個留。只有愛與死改變一切的事物。』

奇怪，某種歡樂底期望便是我底痛苦之一部。
在人底想像與人底成就之間有一個空間，這只能以他底渴望來渡過。

人底意味不在他所獲得的東西，反是在他所想獲得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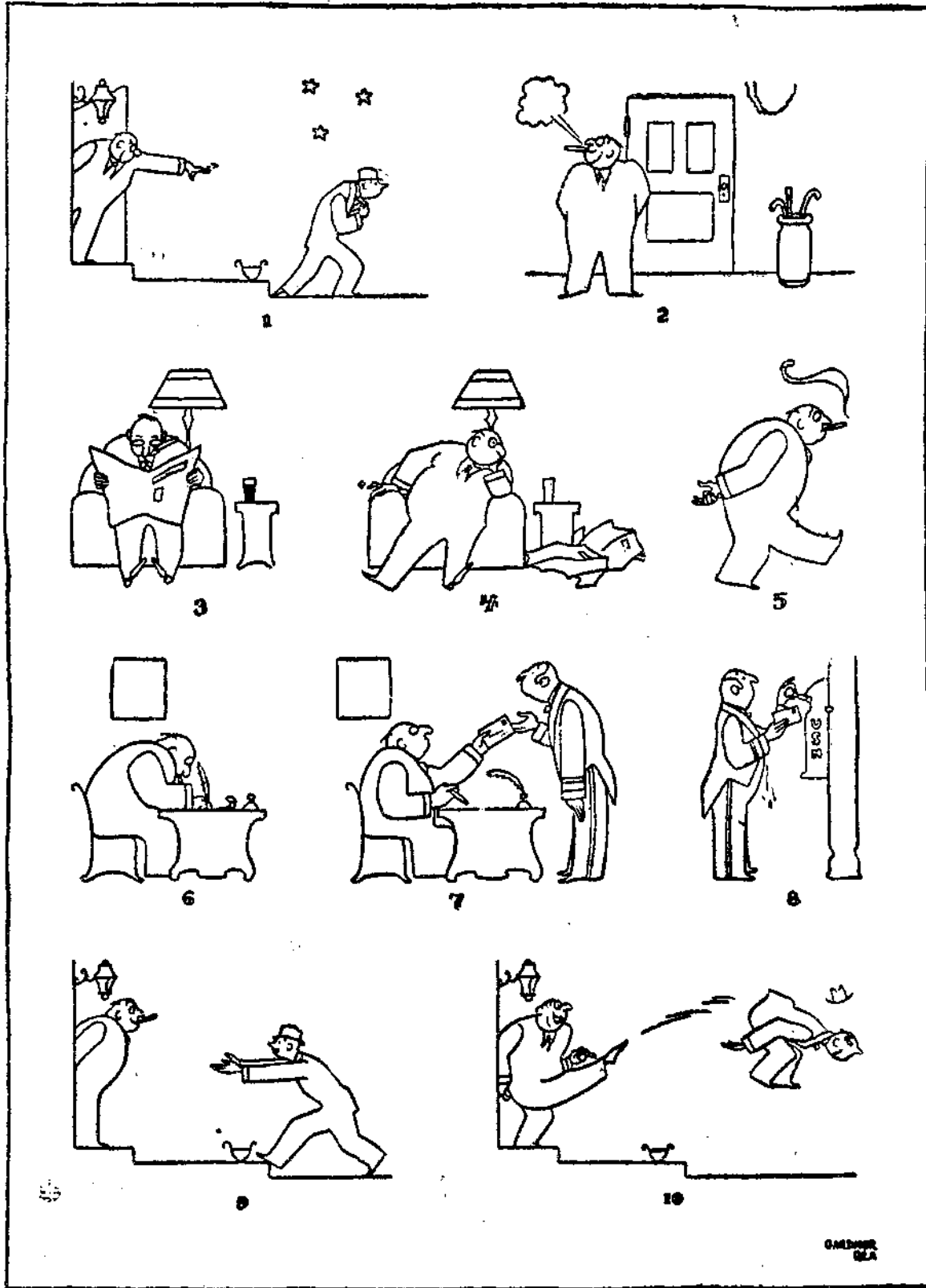
你飲酒你是要酩酊大醉；而我飲酒却是要從酒醉中清醒過來。

別人底真實并不在他所顯示給你的之中，反在他所不能顯示給你的之中。

因此，如果你要了解他，與其聽他所說的，反不如聽他所沒有說的。——摘譯自 Kahlil Gibran 作的 "Sand and Form"。

三心兩意的父親

轉載紐約客



譯英對照浮生六記卷三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THREE

SORROW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issue)

I wanted to send for a doctor, but Yün stopped me saying:

“You know my illness started in consequence of deep grief over my mother’s death following upon K’ehch’ang’s running away, then it was aggravated through my passion for Han and finally made worse by my chagrin at this recent affair. Besides, I was often too cautious and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s. I have tried my best to be a good daughter-in-law, and have failed, and have consequently developed dizziness and palpitation of the heart. The illness is now deep in my system and no doctor will be of any avail, and you may just as well spare yourself the expense. As I look back upon the twenty-three years of our married life, I know that you have loved me and been most considerate to me, in spite of all my faults. I am happy to die with a husband and understanding friend like you and I have no regrets. Yes, I have been as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三

——坎坷記愁——

(續前)

余欲延醫診治。芸阻

曰，「妾病始因弟亡母喪，悲痛過甚；繼為情感，後由忿激。而平素又多過慮，滿望努力做一好媳婦，而不能得，以至頭眩怔忡諸症畢備；所謂病入膏肓，良醫束手，請勿為無益之費。憶妾唱隨二十三年，蒙君錯愛，百凡體恤，不以頑劣見棄。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無憾。若布

happy as a fairy at times, with my warm cotton clothing and frugal but full meals and the happy home we had. Do you remember how we used to enjoy ourselves amongst springs and rocks, as at the Ts'anglang Pavilion and the Hsiaoshuanglou? But who are we to enjoy the good luck of a fairy, for which only those are worthy who have lived a virtuous life from incarnation to incarnation? We had, therefore, offended God by trying to snatch a happiness that was above our lot; hence our various earthly troubles. It all comes of your too great love, bestowed upon one who is ill-fated and unworthy of this happiness."

After a while she spoke again amidst sobs, "Every one has to die once. My only regret is, we have to part half-way from each other for ever, and I am not able to be your wife until the end of your days and see with my own eyes the wedding of Fengsen." After saying this, tears rolled down her eyes as big as peas. I tried to comfort her by saying, "You have been ill for eight years, and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are in a critical condition. Why do you suddenly say such heart-breaking words?"

"I have been dreaming lately," she said, "of my parents who have sent a boat to welcome me home. Whenever I close my eyes, I feel my body is so light, so light, like one walking among the clouds. It seems that my spirit has already departed and only my body remains."

"This is the effect of your extreme weakness," I said. "If you will take some

衣煖，茶飯飽，一室雍
雍，優游泉石，如滄浪亭
蕭爽樓之處境，真成烟
火神仙矣。神仙幾世纔
能修到，我輩何人敢望
神仙耶！強而求之，致干
造物之忌，卽有情魔之
擾。總因君太多情，妾生
薄命耳！』

因又嗚咽而言曰，『人
生百年終歸一死。今中
道相離，忽焉長別，不能
終奉箕帚，目覩蓬萊娶
婦；此心實覺耿耿』。言
已，淚落如豆。余勉強慰
之曰，『卿病八年，懨懨
欲絕者屢矣。今何忽作
斷腸語耶？』

芸曰，『連日夢我父母
放舟來接，閉目卽飄然
上下，如行雲霧中。殆魂
離而軀殼存乎？』

余曰，『此神不收舍，

tonic and rest yourself properly, I am sure you will get well."

Then Yün sighed again and said, "If there were the slightest ray of hope, I would not have told you all these things. But now death is approaching and it is high time I spoke my mind. I know you have displeased your parents all on my account; therefore when I die, your parents' attitude will change round, and you yourself will feel more at ease toward your parents. You know they are already very old, and when I die, you should return to them as soon as possible. If you cannot bring my remains back to the native district for burial, you can temporarily keep my coffin here and then see to its removal afterwards. I hope you will find another one who is both beautiful and good to take my place and serve our parents and bring up my children, and then I shall die content." At this point, I broke down completely and fell to weeping as if my bowels had been cut through.

"Even if you should leave me half-way like this," I said, "I shall never marry again. Besides, 'it is difficult to be water for one who has seen the great seas, and difficult to be clouds for one who has seen the Yangtze Gorges.'" Then Yün held my hand and was going to say something again, but she could only mumble the words "Next incarnation!" half audibly again and again. Suddenly she began to feel short of breath, her chin was set, her eyes stared wide open, and however I called her name, she could not utter a single word. Two lines of tears

服以補劑，靜心調養，自能安痊。』

芸又歎曰，『妾若稍有生機一線，斷不敢驚君聽聞。今冥路已近，苟再不言，言無日矣。君之不得親心，流離顛沛，皆由妾故。妾死則親心自可挽回，君亦可免牽掛。堂上春秋高矣，妾死，君宜早歸。如無力攜妾骸骨歸，不妨暫厝於此，待君將來可耳。願君另續德容兼備者，以奉雙親，撫我遺子，妾亦瞑目矣。』言至此，痛腸欲裂，不覺慘然大動。

余曰，『卿果中道相捨，斷無再續之理。况「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耳。』芸乃執余手而更欲有言，僅斷續疊言「來世」二字。忽發喘，口噤，兩目瞪視，千呼萬喚已不能言。痛淚兩行，涔涔流

began to roll down her face. After a while, her breath became weaker, her tears gradually dried up and her spirit departed from this life for ever. This was on the thirtieth of the third moon, 1803. A solitary lamp was shining then in the room, and a sense of utter forlornness overcame me. In my heart opened a wound that shall be healed nevermore!

My friend Hu K'engt'ang kindly helped me with ten dollars, and together with this and what I could obtain by selling what I had in the house, I saw to her proper burial.

Alas! Yün was a woman with the heart and talent of a man. From the time she was married into my home, I had been forced to run about abroad for a living, while she was left without sufficient money, and she never said a word of complaint. When I could stay at home, our sole occupation was the discussion of books and literature. She died in poverty and sickness without being able to see her own children, and who was to blame but myself? How could I ever express the debt I owe to a good chamber companion? I should like to urge upon all married couples in the world neither to hate nor to be too passionately attached to each other. As the proverb says, "a loving couple could never reach grand old age together." Mine is a case in point.

According to custom, the spirit of the deceased is supposed to return to the house on a certain day after his death, and people used to arrange the room exactly as the deceased had left it, putting his old clothes

溢，既而喘漸微。淚漸乾，一靈縹緲竟爾長逝。時嘉慶癸亥三月三十日也。當是時，孤燈一盞，舉目無親，兩手空拳，寸心欲碎。綿綿此恨，曷其有極！

承吾友胡肯堂以十金爲助，餘盡室中所有，變賣一空，親爲成殮。

嗚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懷才識。歸吾門後，余日奔走衣食，中饋缺乏，芸能纖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以文字相辯析而已。卒之疾病顛連，賚恨以沒，誰致之耶？余有負閨中良友，又何可勝道哉！奉勸世間夫婦，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過於情篤。語云，「恩愛夫妻不到頭」。如余者，可作前車之鑒也。

回煞之期，俗傳是日魂必隨煞而歸，故房中鋪設一如生前，且須鋪

on the bed and his old shoes by the bedside for the returning spirit to take a farewell look. We called this in Soochow "closing the spirit's eyes." People also used to invite Taoist monks to recite incantations, calling to the spirit to visit the deathbed and then sending it away. This was called "welcoming the spirit." At Yangchow the custom was to prepare wine and dishes and leave them in the dead man's chamber, while the whole family would run away, in order to "avoid the spirit." It often happened that things were stolen while the house was thus deserted. On this day, my landlord, who was staying with me, left the house, and my neighbours urged me to leave the offerings at home and get away also. To this I gave a cold, indifferent reply, for I was hoping to see the spirit of Yün again. There was a certain Chang Yümen of the same district who warned me saying, "One may be very well possessed by the evil spirit, when one's mind dwells on the uncanny. I should not advise you to try it, for I rather 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ghosts."

"This is the very reason I am going to stay—because I believe that ghosts do exist," I replied.

"To encounter the spirit of the deceased on its return home has an evil influence on living men," Chang replied. "Even if your wife's spirit should return, she is living in a world different from ours. I am afraid you won't be able to see her form, but will, on the other hand, be affected by her evil influence." (To be Continued)

生前舊衣於床上，置舊鞋於床下，以待魂歸瞻顧。吳下相傳謂之「收眼光」；延羽士作法，先召於床而後遣之，謂之「接管」。邗江俗例，設酒馔於死者之室，一家盡出，謂之「避管」；以故有因避被竊者。芸娘嘗期，房東因同居而出避，鄰家囑余亦設肴遠避。余冀魂歸一見，姑漫應之。同鄉張禹門諫余曰，『因邪入邪，宜信其有。勿嘗試也。』

余曰，『所以不避而待之者，正信其有也。』

張曰，『回煞犯煞不利生人。夫人即或魂歸，業已陰陽有間，竊恐欲見者無形可接，應避者反犯其鋒耳。』(待續)

西風信箱

不安於室的父親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在高中讀書的女生，我的父親在政府機關中服務，母親是一位未受教育的舊式女子。我有一個妹妹和兩個弟弟。我們的家庭素來是很和睦很快樂的，可是近來變了，完全變了。

最近幾個月來，父親好像是有外遇似的，時常遲歸，而且動不動就要吹毛求疵，在母親身上發脾氣。有時候就是極小極小的事，也要小題大做起來，大發雷霆。母親沒有辦法，祇好忍耐飲泣，弄得家裏毫無生趣。

我時常勸父親不要無緣無故打罵母親，可是完全無效。有幾次我勸父親早點回家，可是反而被痛罵一頓。父親以前總是下午五六點鐘就回家，可是近來不回來吃飯了，總要半

夜才回來，有時候竟要第二天才歸家。我有幾次半夜醒來，聽見母親在牀上偷偷地哭着。

我實在容忍不下去了。有幾次我因為父親發脾氣，無理罵母親，我便鬥氣逃到朋友家裏去，每次都由家人來把我勸回去。

先生，有甚麼法子可以叫我們的家庭恢復過去的快樂呢？希望先生能指示我們，幫助我們。謝謝！敬祝

編安

不幸的女子林宜珍上

挽救不幸的家庭

宜珍女士：

你信中所提出的問題，我們認為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這不僅是你個人的問題，也不是你們的家庭問題，而是一個極普遍而又極嚴重的社會問題。世界上有不少支離破碎的家庭，起頭都是融融洩洩，非常快樂的。可是後來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終於演成悲劇了。我們如果能夠把這種不幸的事件，作一個詳細的統計，那麼結果一定會極驚人的。祇是普通有許多人，不願意把「家醜外揚」罷了。

你的父親大約有四五十歲了吧。從心理學的觀點上看來，有一種男人會在這個時期墮落，這並不是太出乎意料之外的事。真的，這時期在某種男人的一生，實在是一個「危險時期。」許多一向循規蹈矩被人噴噴稱羨的男子，到了這個年紀，就不知不覺地江河日下地墮落了。這是爲甚麼呢？因爲一個人好容易建家立業，吃到這麼大的年紀，回頭望望自己辛辛苦苦的半生，已經日月如梭地過去了。他也許是從貧寒困苦的環境中奮鬥出身的。失敗可說是嚐了不少，成就也相當的有了一些。他眼睜子女成羣，逐漸長大起來，一方面固然也會鬚髮微白，感到相當的滿足；可是在相反的一面，他也許會感到青春不再，自己已經逐漸蒼老起來了。再望望他的將來呢，少年時代勃勃的雄心，已經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青年所有的熱誠也已經冷冰了大半，勇往直前的勇氣已經無形減少了。這時候他在經濟上以及社會地位方面，已經都有相當的把握與成就了，於是他便把他那些剩餘的精力，在自己還沒有太老之前，盡量地用來「享受」一下人生的快樂。他再看看家裏二十幾年來共受甘苦的黃臉老婆，不學無術，而且經過了幾次生育，已經有點老態龍鍾，他既然是要「享受」人生，似乎就弄向外發展不可，這種傾向可說是很自然，雖說是錯誤的。

普通一個男人所以會有「外遇」，所以會不喜歡逗留在家裏，

原因除了男人自身不好，交友不慎之外，往往還有種種極複雜的因素在裏邊。比方家庭環境不良，兒女吵鬧，妻子不負責任或者不懂得負責任，把家庭弄得一團糟。做丈夫的一天在外面辛辛苦苦地工作着，回到家裏來，正在需要安慰與溫存的時候，看見這種情景，未免要觸目傷心，心想自己幾十年來的血汗，彷彿盡付流水，自己不但得不到絲毫的安慰，反而祇有苦頭吃。在這種家庭環境之下，男人會不向外發展者，可說不是聖人便是默子。所以家庭環境，在這種不幸事件中，也是一種相當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視的。

現在我們對於這種不幸事件的背景，已經加以簡單的分析了。關於這種家庭事件，宜珍女士，在我們的地位上，老實說，是沒有甚麼具體的辦法可以建議給你的，因爲我們對於你的家庭的內情，並沒有十分清楚的認識，我們不能抓住你信上所說的簡單的事實，而遽作任何的結論。我們在這裏，祇能貢獻幾點我們的管見，讓你見機採納而已。

你父親所以要「遲歸」，也許是因爲家庭環境不好的緣故，所以你們切莫因爲這一件小事，便敵視你的父親，吵鬧不休。因爲倘若你父親回來時，看見家人都是哭哭啼啼，或是兇狠或是冷淡，那麼恐怕他的「遲歸」要變成「不歸」了。

「家醜不可外揚」這是人人所同有的心理，在某種限度之內，這也是很對的。一個人倘使有甚麼「不端」的行為，自然不願意人家曉得。所以你們對於父親近來的行動，切莫多到親友的地方去說長道短。世界上往往有許多妻子，在遇到事情不如意時候，就喜歡到別人面前去「哭訴」一番，其實這樣一來，祇不過是把小事化成大事而已，於事無補，因為那些聽「哭訴」的人，往往是無能為力的。如果你的母親心中覺得難過時，不妨去找一兩個最知心最親切的朋友談談。因為倘若把事情張揚出去，你的父親也許會因此而老羞成怒，把事情弄得更僵了。你「有幾次鬥氣逃到朋友家裏去」，每次都得由家人去把你勸回來，這當然是使你的父親很難堪的事。

家庭中遇到這種事件，當然是非常不幸，非常值得表同情的。不過你們的家庭生活，在可能的範圍內，切勿因此而改變常態。因為你父親在態度改變以前，在心理方面也許是預先受過甚麼刺激的，也許他無形中已經把你的母親和你們看做他的仇敵了，假如你們因此而愁眉不展，把家庭弄得七零八落，那豈不是叫你們的父親得到「勝利」，達到「叫你們難過」的目的了嗎？反過來說，倘使你們能夠堅苦卓絕地把家庭好好地維持下去，你的父親或許還會有回心轉意的希望呢。人情往往是如此的。

有人看了，也許會以為我們是在放縱你的父親，鼓勵「粉飾太平」，提倡「掩耳盜鈴」的政策。可是，不，決計不是！我們並不是說把「家醜」隱瞞起來，對於大局會有甚麼幫助，我們不過是想減少大局的嚴重性，避免事態擴大而已。

以上都是關於消極方面的話。要恢復家庭的快樂，非有積極的建設的辦法不可的，所以下面幾點是你所應該加以考慮和省察的：你的母親可曾忽略了你父親的幸福？許多丈夫所以娶妻，往往也有他們的「苦衷」。他們或者是得不到妻子充分的溫存與照顧（有時候是因為妻子家務太忙，把大部的精力花費在子女身上，無暇顧及丈夫）或者是因為妻子不能跟丈夫的脚步走，永遠做個落伍的女子，叫丈夫的心靈上得不到安慰，所以倘若有這種事情發生了，那是不能專怪丈夫的。因為他的幸福在家庭中既然被忽略了，那麼他自然會到家庭以外去尋找安慰與「幸福」的。

你說你的母親「是一位未受教育的舊式女子」這一點或許會增加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不過我們以為舊式的女子要關心丈夫仍舊是可能的，也許做起來，會比許多自命為「新女子」者更好呢。譬如丈夫在家時，應該盡妻子的責任去嘘寒問暖（注意：這並不是拍馬屁之謂），應該時常做丈夫所喜歡的菜肴來吃，假如他喜歡的話，

應該陪他去看電影遊公園，或是做其他正當的消遣。關於這幾點，做子女的人也可以幫助的。陪伴父親是母親與子女所應享的權利，這種權利是千萬不可「外溢」的。

你說你的父親好像是有「外遇」似的。我們以為一個男人所以會有「外遇」，決不是偶然的。「遇」雖在「外」，而根本上推動的原因却往往在「內」。所以應該把這整個事件，拿來詳細地研究一番，看你們家人的態度有甚麼應該改變的地方，你們的家庭環境有甚麼應該革新的缺點。此外，你還應該觀察你父親在家庭中所感到失望與缺乏的東西，總而言之，研究他為甚麼要「遇歸」。

末了，對於這位父親，以及這一類有「外遇」的嫌疑而「不安於室」的父親，我們還有幾點忠告：

第一，你也許以為那位女人是真心愛你吧，決不，她愛你何必來愛你道中午以上的人呢？她是愛你的錢啊。當她在把「溫存」與「安慰」出賣給你的時候，當你在感到「幸福」與滿足的時候，她的心裏却偷偷地在笑你的蠢笨呢。

第二，年紀到了四五十歲，要像青年一樣地談情說愛，那未免是太遲了一點。老年談愛無疑地是不可能的，是終歸要失敗的。可是老年人要接受家庭的幸福與妻女的安慰是可能的，是永遠不會太遲

的，也是老年人所應享的快樂與福分。早空回家吧，「遇歸」的父親啊，莫再在外面留戀了，你應該認清，家庭才是你所應該留戀的地方啦。

第三，你怕年老嗎？不用著急。每個人都有一天要衰老的。光陰雖然似箭，可是經過四五十年的奮鬥，也是一樁好不容易的事啊，所以年老是光榮的，斑斑的白髮便是光榮的象徵。你活了半世，也許是成功的，也許是失敗的，可是不論如何，請看清你目前的地位，認清你的本份吧。別放縱於一時，做出叫你將來永遠後悔的事。目前你最好能找出一種你所喜歡的樂餘正當消遣來。

第四，你既然結了婚，組織家庭，生男育女，那麼你對於社會是應該負責的。你最近態度的改變，你的「遇歸」的習慣，對於你個人的害處且不必說，可是對於你的子女的影響，恐怕是永世不會消滅的吧。你這老於人情世故的人啊，請你想想看吧，請你們心自問吧。

最後，宜珍女士，抱歉得很，我們的覆信恐怕能給你以失望吧。我們雖然說了這樣的長篇議論，可是我們非常慚愧，這些話最多也不過等於「紙上談兵」而已，對於你的問題，彷彿是「隔靴搔癢」似的。在這裏，我們要聲明一句，我們的能力祇盡於此，請其把這封信看做一點萬靈的良藥。

四風信箱編輯部啟

★西風的榮譽★

交通部無線電台推荐『日本南進政策』一文為最佳文章

按該文載西風半月刊第十三期國際風雲特輯，為吳志鵬先生所譯。該電台選出後，特於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六時廣播朗讀。

『現在西風也已復刊了，並由月刊改為半月刊，這是一冊最好的西洋雜誌譯文。』——摘自廿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申報槐青著抗戰以來的文化街頭一文

『西風，或稱『中國的Reader's Digest』，最近宣佈由月刊改為半月刊。該刊該是介紹西洋人生與思想的最好雜誌。』——摘譯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國評論週報所載上海的文化街一文



第十三期要目

- 日本征服不了中國..... 林語堂
- 中國人的抗戰精神..... 黃嘉德
- 列強會援助中國嗎..... 羅一山
- 大英帝國的沒落..... 歐麗莎
- 日本南進政策..... 吳志鵬
- 蘇俄是不可征服的..... 黃嘉音
- 西風週年..... 老舍
- 傀儡朝『日』..... 冰瑩
- 日本混堂..... 知堂
- 中美文化..... 沈有乾
- 英譯浮生六記..... 林語堂
-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再版出書·每冊角半

第十四期要目

- 形勢嚴重的太平洋..... 黃嘉音
- 中國抗戰的前途..... 孔斯文
- 制日本經濟死命..... 史林
- 東京大轟炸..... 金安人
- 大戰的憧憬..... 陳未鳴
- 宇宙飛行記..... 胡悲
- 地震研究..... 李心永
- 變生子..... 凌霜
- 怎樣擇業..... 梁少剛
- 經驗之談..... 黃嘉音
- 英譯浮生六記..... 林語堂
-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號九七五二二話電 號四場市飛霞號二四五路飛霞海上
折八價廉籍書版出屋書間人社風宙宇

<p>瓜豆集 周作人著 散文集 精九角平七角 瓜豆集是知堂先生最近文集思想通達態度積極尤以關於魯迅及談日本文化各篇為不可不讀之名文</p>	<p>歐風美雨 語堂等著 宇宙叢書之三 五角 本書內收記述英美德法比五國社會情形生活狀況觀無異觀光異邦</p>	<p>貪官污吏傳 陶亢德編 二角</p>	<p>藝術漫談 豐子愷著 藝術論集 精七角半 平五角半 子愷先生對於藝術的造詣之深衆所咸知今以清新的文筆作通俗的藝術論娓娓談來趣味橫生</p>
<p>無妻之累 許欽文著 散文集 每冊五角 中國文藝年鑑介紹本書曰用奔溢的情緒自述的筆調寫在獄前後的身受情景監獄文學的傑作由他造</p>	<p>蘇聯見聞 紀德等著 宇宙叢書之四 五角 本書作者都係久客蘇聯以客觀態度介紹此新興國家之種種切實動世界文壇之紀德所著「蘇聯回來」亦由名家譯出收入本書</p>	<p>鴉片之今昔 陶亢德編 四角 鴉片流毒中國歷數百年遍各鄉村其害有不可言者本書附錄各地煙禍讀之觸目驚心附錄李池鴉片事略更為珍貴文獻</p>	<p>老牛破車 老舍著 創作經驗談 四角 老舍先生以寫作長篇小說名重全國所作十餘種無不風行不衰本書前九篇自評作品並述創作甘苦後三篇論作家應注意之處</p>
<p>北平一顧 老舍等著 宇宙叢書之一 五角 北平是世界最美的城市本著作是描寫北平最佳的名家於故都一切無不加以敘述</p>	<p>游山日記 清舒白香著 日記集 三角 舒氏文章清麗思想通達其日記有透澈議論有幽默風格開散自然涉筆成趣舊文學中的模範日記也</p>	<p>櫻海集 老舍著 小說集 六角 本集是老舍的短篇創作集思想見解題材情景篇章技巧都看得出一個老作家注意的達熟練利用方言尤可</p>	<p>黃土泥 老向著 鄉村隨筆集 四角</p>
<p>日本管窺 知堂等著 宇宙叢書之二 五角 知已如何百戰百勝中國人無論如何有認識日本各方無好壞的必要的日本通其價值為我國真正的日本通其價</p>	<p>她們的生活 陶亢德編 二角</p>	<p>牛天賜集 老舍著 小說集 六角 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小英雄怎樣教育成功的傳記對現代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均有極深刻的指摘</p>	<p>京話 姚穎著 政治小品集 四角</p>

西風半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 三、譯稿概須詳細註明原文出處，最好附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暫定一律每面元半，於每期出版後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譯著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運用之優先權。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社編輯部。
- 西風半月刊社謹訂

廣告價目		地位	
期數	地位	全	半
一期	全	四十元	廿五元
二期	全	一十四元	九元
三期	全	一十四元	九元
四期	全	一十四元	九元
五期	全	一十四元	九元
六期	全	一十四元	九元
七期	全	一十四元	九元
八期	全	一十四元	九元
九期	全	一十四元	九元
十期	全	一十四元	九元
十一期	全	一十四元	九元
十二期	全	一十四元	九元

本刊已向中宣部及內政部聲請登記

西風

第 十 六 期
廿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顧問編輯

林 語 堂

編輯

黃 嘉 音 德 堂

發行人

黃 嘉 音 德 堂

發行所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
西風半月刊社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西風定價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本期零售角二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預定辦法册數	國內日本	香港澳門 國 外
全年	廿四	二元二角	三元
半年	十二	一元一角	一元五角
三個月	六	一元一角	一元五角
一個月	二	二角	二角

THE WEST WIND FORTNIGHTLY
House 4, Joffre Arcade, 542 Avenue Joffre, Shanghai

音嘉黃德嘉黃輯編 · 堂語林輯編問顧

西風合訂本第二集將近出版

每集元半，月底前預約，或第一第二兩集合購者每集祇收壹元

譯著者

林語堂	蘇茹
老舍	陳煒謨
沈有乾	周駿章
謝冰瑩	章伯雨
馮至	杜維明
徐訏	曾維明
葉叔良	胡悲
黃嘉德	史林
林疑今	王貽謀
熊正瑾	孔斯文
畢樹棠	金安人
陳師超	袁君暨
施葆光	藍萍心
倪受民	勃仁
林如斯	曾越鄰
梁少剛	黃嘉音

內容一班

漢英對譯浮生六記 · 蕭伯納情書 · 中日之國民性 · 東方學院 · 法國真相 · 威尼斯之月 · 羅迦諾的鄉村 · 美國與美國人 ·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 日本監獄印象記 · 公寓的管理人 · 俄國印象 · 東京報界 · 科學與生命 · 太空漫遊記 · 機器人大觀 · 長壽秘訣 · 人工受孕 · 鐵肺人特寫 · 無線電傳影 · 心靈感應 · 六大新發明 · 個性測驗 · 治盲新術 · 瘋狂種種 · 大學性解放運動 · 精神療法 · 經驗之談 · 私生子 · 少女求夫記 · 墮胎 · 傷心女郎自白 · 日本妻子的自白 · 家庭大戰 · 寡婦與繆夫 · 蘇俄的出版界 · 甘地的魔力 · 盲啞女傑海倫凱勒 · 和平主義者奧賽斯基 · 女王之死 · 瑪德里見聞 · 現代間諜秘密 · 死裏逃生 · 未來戰爭利器 · 防空天網 · 死光鬼船 · 洋鬼子的暴行 · 盜竊教育 · 奴隸市場 · 偉大的播音家 · 可怕的梅毒 · 郵賊 · 獄中蜜月 · 劊子手 · 黑肺 · 斯脫奇的人志 · 外國人在中國 · 成功秘訣 · 神秘人類 · 北極冒險記 · 大自然的教訓 · 三姊弟漫遊記 · 西風消息 · 筆花 · 名人雋語 · 西洋漫畫選

中華郵政 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期零售每册一角二分